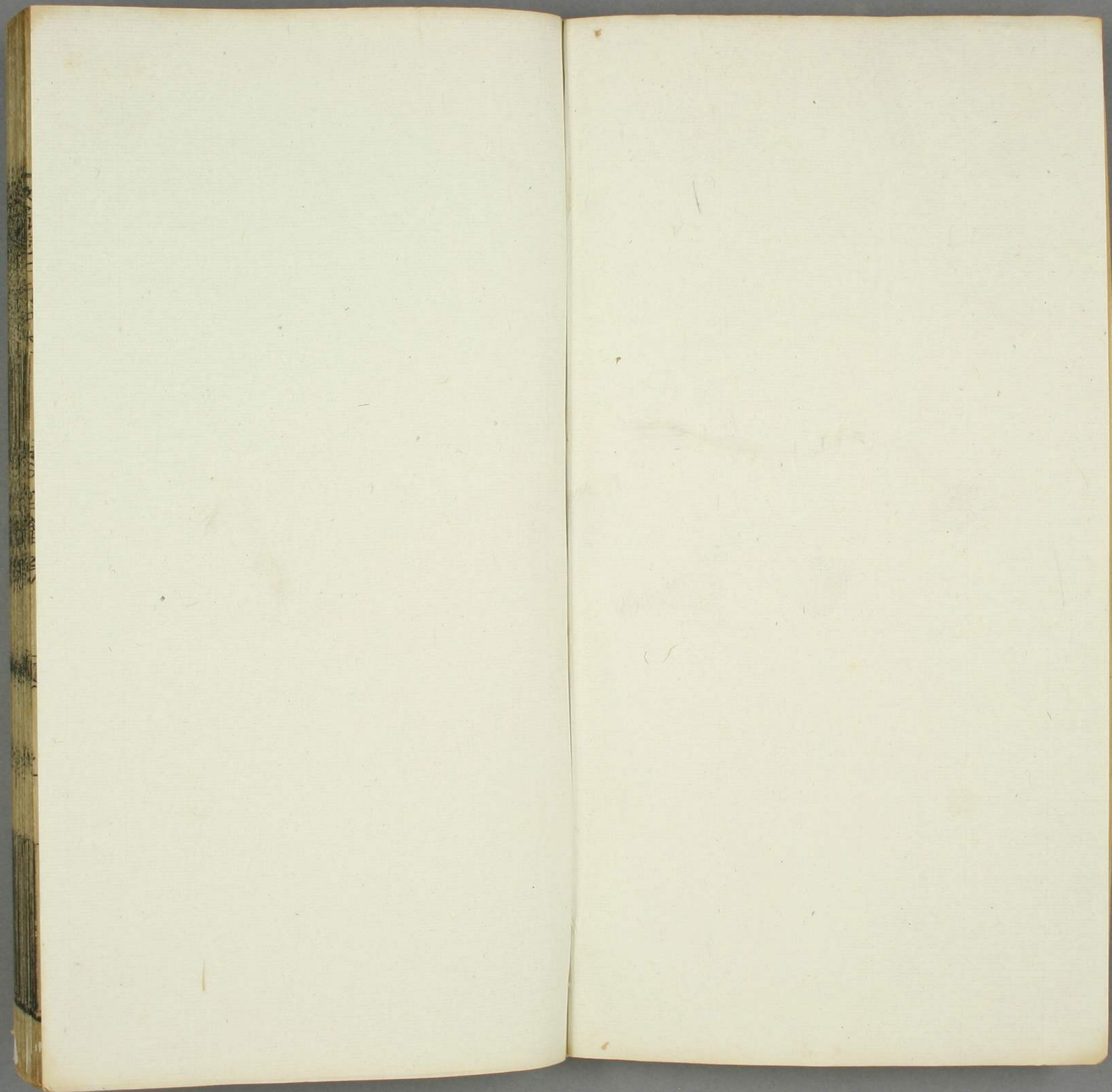




卷二百二十六之二百三十一
 經籍

特
 伊4
 1046
 62





74
1046
62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六

鄒陽 馮 端臨 支那 貴與

著

經籍考

子 釋氏

佛經

隋經籍志曰佛經者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
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胃而生資貌奇
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
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
為淨覺其所說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常不滅此
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脩習則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
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自
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

利
289
62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六

經籍考

佛

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至于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由是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陀洹二曰斯陀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為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醇醜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火大水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初天竺中多諸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諸邪道並來勸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皆摧伏並為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相與

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修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馮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安曰優婆夷皆去殺盜淫妄言飲酒是為五戒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為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然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義如此推尋典籍自漢已上中國未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埋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素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

文獻卷二百十六
明帝夜夢金神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傳毅以佛對帝遣郎中
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
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
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藏於蘭臺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源
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齋佛
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
至和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齋經至洛翻譯最為通解靈帝
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讖所
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為大得本旨漢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
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齋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
信魏黃初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為僧先是西域沙門來此譯
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

闍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太始
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
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石勒時常山沙門衛道安性聰敏誦經
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
神悟乃正其舛舛宣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絕道安乃率
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趨諸方法往
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惠遠之襄陽後至長安符堅甚敬之
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堅致之什亦聞安
令問遙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
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辭
義如一初無乖舛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
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為二十卷後有天

竺沙門曇摩羅識復齊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
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
長安譯為三十卷曇摩羅識文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
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
等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光明曇摩讖所譯泥恒等經並為大
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阿含經及
四分律兜勒沙門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
毗曇論並為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紀自是佛法流通極
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
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
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
國隨有經律之廢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
跋羅參共辨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
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謂法門者梁武帝大崇佛法於華林園
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魏
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法律群聚穢亂乃詔有司盡
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
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更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
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文有天竺沙門菩提留
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為大乘學者所重
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
徒張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
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
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內又別寫藏于秘閣天下之

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自後人假託為之者別為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奧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為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為記凡十一種今舉其大數列於此篇

隋志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

唐志二十五家四十部三百九十五卷失姓名一家玄苑以下不著錄七十四家九百四十

宋三朝藝文志曰唐開元釋藏目凡五千四十八卷正元藏目又二百七十五卷而禪觀之書不預焉迄于皇朝復興翻譯太平興國後至道二年二百三十九卷又至大中祥符四年成一

百七十五卷潤文官趙安仁等編纂新目為大中祥符法寶藏平初雲勝奉詔編藏經隨函索隱六百六十卷又令詔訪唐正元以後未附藏諸經益之並令摹刻劉安仁又分太宗妙覺秘詮為名真宗法音集論頌贊詩為三卷以法音旨要為名摹印頒行訖于天禧末又譯成七十卷九大乘經三百三十四卷大卷西乘經八十一卷小乘律五卷聖賢集二十九卷今取傳記禪律纂之書參儒典者具之

宋三朝志五十八部六百一十六卷

宋兩朝志一百一十三部

宋四朝志十部

宋中興志一百一十部七百七十五卷

四十二章經一卷

晁氏曰天竺釋迦牟尼佛所說也釋迦者華言能仁以周昭
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十九學道三十學成處世演
道者四十九年而終蓋年七十九也後弟子大迦葉與阿
難纂摭其平生之言成書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雖傳而
泯絕於秦火張騫使西域已聞有浮屠之教及明帝感傳毅
之對遣蔡愔秦景使天竺求之得此經以歸中國之有佛書
自此始故其文不類他經云佛書自愔景以來至梁武帝華
林之集入中國者五千四百卷曰經曰論曰律謂之三藏傳
于世盛矣其徒又或摘出別行為之註釋疏抄至不可選紀
而通謂之律學厥後達磨西來以三藏皆筌蹄不得佛意故
直指人心俾之見性衆尊之為祖學之者布於天下雖曰不
假文字而弟子錄其善言往往成書由是禪學興焉觀今世
佛書三藏之外凡講說之類律學也凡問答之類禪學也藏
經猥衆且所至有之不錄今取其餘者列于篇此經雖在藏
中然其見於經籍忘故特取焉

陳氏曰後漢竺法蘭譯佛書到中國此其首也所謂經來白
馬寺者其後千經萬論一大藏教乘要不出於此

水心葉氏曰按四十二章經質畧淺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
採摭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戎僻阻
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披
析解剝別其真妄究其終始為聖在賢不肖之分蓋世外奇
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皎然殊異豈可同哉世之儒者
不知其淺深猥欲強為攬芥然反以中國之學佐異端而
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於道鮮矣

朱子語錄曰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
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
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自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
誑大抵皆是剽竊老列意思變換以文其說四十二章經之
說却自平實如言彈琴弦急則絕慢則不響不急不慢乃是
大抵是偷老莊之意後來達磨出來一盡掃盡至楞嚴經做
得極好

金剛般若經一卷

晁氏曰後秦僧鳩摩羅什譯唐僧宗密僧知恩皇朝恩元仁
賈昌朝王安石五家注予弟公懋日誦三過予斲之曰汝亦
頗知其義乎對曰知之其義明萬物皆空故古人謂以空為
宗也予曰金剛者堅固不壞之義也萬物之空何以謂之金

剛復曰六如偈其言明甚獨奈何因語之曰汝之過正在以
有為法同無為法以真空同頑空耳張湛曰身與萬物同有
其有不有心與太虛同無其無不無庶幾知此哉

六祖解金剛經一卷

泉氏曰唐僧惠能注金剛經凡六譯其文大槩既同時小異
耳而世多行姚秦鳩摩羅什本

六譯金剛經一卷

陳氏曰此經前後六譯各有異同有弘農楊顓者集為此本
大和中中貴人楊承和集右軍書刻之興唐寺

石本金剛經一卷

陳氏曰南唐保大五年壽春所刻乾道中劉岑崇高再刻於
建昌軍不分三十二分相傳以為最善

晁氏曰皇朝安保衡採摭禪宗自達磨而下發明是經者參釋之序稱其有言涉修證者此宗法門也舉心即佛者江西法門也無法無物本來如是者曹溪法門也

六祖序如來所說金剛般若波羅蜜與法為名其意謂何以金剛世界之寶其性猛利能壞諸物金雖至剛羚羊角能壞金剛喻佛性羚羊角喻煩惱金雖堅剛羚羊角能碎佛性雖堅煩惱能亂煩惱雖堅般若智能破羚羊角雖堅實鐵能壞悟此理者了然見性涅槃經云見佛性者不名衆生如來所說金剛喻者祇為世人性無堅固定慧即亡口誦心行定慧均等是名究竟金在山中不知是寶亦不知是山何以故為無性故人則有性取其寶用得遇金師鑿鑿山破取鑛烹煉

遂成精金隨意使用得免貧苦四大身中佛性亦爾身喻世界人我喻山煩惱為鑛佛性喻金智慧喻工匠精進勇猛喻鑿鑿身世界中有人我山人我山中有煩惱鑛煩惱鑛中有佛性寶佛性寶中有智慧工匠用智慧工匠鑿破人我山見煩惱鑛以覺悟火烹煉見自金剛佛性了然明淨是故以金剛為喻因以為名也

又曰大藏教般若經合六百卷四處共十六會此金剛經是十六會中第九會六百卷中第五百七十七卷謂談般若者八部謂大品小品放光光讚道行勝天王文殊問金剛屬第八部中自佛城度後九百年間西竺天親菩薩師事無著天親欲釋金剛經乃問無著無著遂入日光定上堯率問慈氏慈氏以八十行偈授無著天親依此造論三卷躡須菩提三

種問答斷二十七疑釋此金剛一卷經文

頴濱蘇氏曰金剛經所謂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者謂以無而為法耳非別有無為之法也然自六祖以來皆讀作無為之法蓋僧家拙於文義耳餘見楞嚴條下

按經文言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又言一切有為法語意相對故誤讀作無為然有即有為無則不必言為矣有為法而視同夢幻泡影露電則終歸於無而已無與無為是兩義無為者清靜之謂也老氏之說無者空寂之謂也佛氏之說

了翁陳氏曰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於文字文字不必多讀只金剛經一卷足矣世之賢士大夫無營於世而致力於此經者皆嘗陋之今知其亦不癡也此經要處只九箇

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語九字華言一字一覺字耳中

庸誠字即此字也此經於一切有名有相有覺有見皆掃為

虛妄佛非佛法非法來之類其所建立者獨此九字惟阿耨菩提

非阿耨菩提蓋世念盡空則實體自見也其字九其物一是一以貫之之一非一

二三四之一也是不誠無物之物非萬物散殊之物也年過

五十宜即留意勿復因循此與日用事百不相妨獨在心不

忘耳但日讀一遍讀之千遍其旨自明蚤知則蚤得力

朱子曰金剛經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

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我皆令入

無益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

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眾生之心入他無餘涅槃

中滅度都教爾無心了方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以後只管
纏去只是這兩句如這卓子則云若此卓子是名卓子若見
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即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
說箇無

圓覺了義經十卷

陳氏曰唐劉賓佛陀多羅譯

圓覺經疏三卷

晁氏曰唐長壽二年天竺僧覺救譯宗密疏解圓覺之旨佛
為十二大士說如來本起因地修之以三觀楞嚴之旨阿難
因遇魔障燒問學菩提最初方便終之以二義蓋圓覺自誠
而明楞嚴自明誠雖若不同而二義三觀不出定慧其歸豈
有二哉

萬行首楞嚴經十卷

陳氏曰唐天竺般刺密諦烏長國彌迦譯語宰相房融筆授
所謂譯經闍文者也

楞嚴經疏二十卷

晁氏曰唐神龍二年中天竺國僧彼岸於廣州譯房融筆授
皇朝僧于壻撰

楞嚴標指十卷

晁氏曰皇朝僧曉月撰其弟子應乾錄范响為之序圓覺經
云修多羅教如標指月其名書之意蓋取此

會解楞嚴經十卷

晁氏曰唐僧彌伽釋迦譯語房融筆授皇朝并度集古今十
二家解去取之成書予嘗為之序

頴濱蘇氏曰楞嚴經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夫可以直造佛地矣

又曰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于一外緣六塵流而為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眾生為設方便使知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眾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中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內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眾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為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既又

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故名須陀洹乃廢經而嘆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俾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

朱子語錄楞嚴經只是強立一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楞嚴前後只是說呪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佛者覺其陋而加之耳又譯經而不譯呪想其徒見呪本淺

近故特地不講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語荅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者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為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為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說出楞嚴經此經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平實

楞伽經四卷

晁氏曰宋天竺僧求那跋陀羅譯楞伽山名也佛為大慧演道為此山元魏僧達磨以付僧慧可曰吾觀中國所有經教唯楞伽可以印心謂此書也釋延壽謂此經以佛語心為宗而李通玄則以為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為宗按經說第八業種之識名為如來藏言其性不二明偽即出世也延壽所云者指其理通玄所云者指其事非不同也

陳氏曰有宋魏唐三譯宋譯四卷唐譯七卷正平張戒集註蓋以三譯參校同舊注本莫知誰氏頗有倫理亦多可取句讀遂明白其八卷者分上下也

東坡蘇氏書後曰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為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為無用非愚無知則社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

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女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為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設哉楞伽義趣幽取文字簡古或不能句而况遺文以得義志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僅存也

六祖解心經一卷

晁氏曰唐僧慧能解慧能其徒尊之以為六祖

忠國師解心經一卷

晁氏曰唐僧慧忠肅宗師事之此其所著書也

心經會解一卷

晁氏曰唐陳留僧玄奘譯併注般若者華言智慧波羅密多者華言到彼岸謂智可以濟物入聖域也長安中僧法藏為之疏元豐中僧法泉亦注之

司馬溫公書心經後曰余嘗聞學佛者言佛書入中國經律論三藏合五千四一八卷般若經獨居六百卷學者撮其要為心經一卷為之注者鄭預最簡而明余讀鄭注乃知佛書之要盡於空一字而已或問揚子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揚子曰作此者其有懼乎此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似與揚子同指然則釋老之道皆宜為憂患之用乎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余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乃知文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為事物

侵亂為學佛書者所先耶今之學佛者自言得佛心作佛事
然皆不先侵亂於事物則其人果何如哉

朱子語錄問心經既說空又說色如何曰他蓋欲於色見空
耳大抵只要鶻突人

維摩詰所說經下卷

晁氏曰天竺維摩詰撰西域謂淨名曰維摩詰廣嚴城處士
也佛聞其病使十弟子四菩薩往問訊皆以不勝任固辭最
後遣文殊行因共談妙道遂成此經其大旨明真俗不二而
已淨名演法要者居世出世也不以十弟子四菩薩為知法
者斥其有穢淨之別也文殊大智法身之體也淨名處俗法
身之用也俾體用相酬對皆真俗不二之喻也姚秦僧鳩摩
羅什譯按開元釋教錄云羅什者華言童壽天竺人符堅遣
呂光破西域俘之以歸姚興迎長安譯經于逍遙園凡四十
部此其一也本三卷十四品其後什之徒僧肇道生道融等
為之注鑿為一卷予得之董大虛家蓋襄陽本也唐李繁願
言此注後人依託者

遺教經一卷

陳氏曰佛涅槃時所說唐譯本

山谷黃氏曰遺教經譯於姚秦弘始四年在王右軍沒後數
年弘始中雖有譯本不至江南至陳氏時有譯師出遺教經
論於是並行今長安雷氏家遺教經石上行書貞觀中行遺
教經勅令擇善書經生書本頒焉敕與經字是一手但真行
異耳余平生疑遺教非右軍書比來攷尋遂決定知非右軍
書矣

西山真氏跋曰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常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為不階言語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畧經教而求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檢點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曠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起可到如來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歟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為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捨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為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

陳氏曰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西山真氏跋曰余自山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惕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答發人笑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畏怖如械自脫惡人侵凌

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

阿彌陀經一卷

陳氏曰唐陳仁稜所書刻於襄陽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六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七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子釋氏

華嚴經八十一卷

陳氏曰唐于闐寶義難陀譯

華嚴合論一百二十六卷

晁氏曰按纂靈記云華嚴大經龍宮有三本佛滅度後六百年有龍樹菩薩入龍宮誦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流傳天竺晉有沙門支法領得下本分三萬六千偈至此土義熙十四年譯成六十卷唐證聖元年于闐沙門喜學再譯舊文兼補諸闕通舊總四萬五千頌成八十卷三十九品合論者唐李

通玄所撰通玄太原人宗室子也當武后時隱居不仕舊學佛者皆曰佛說此經時居七處九會獨通玄以為十處十會云

朱子語錄曰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他底四大即吾儒所謂魂魄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函卷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點者出却言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合一法

華嚴合論法相撮要一卷

陳氏青谷曰真際禪師以唐李長者通玄合論撮其要入手葉為圖

華嚴經清涼疏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唐僧澄觀撰澄觀居清涼山號清涼國師即韓愈贈之詩者文元公有言曰明法身之體者莫辨於楞嚴明法身之用者莫辨於華嚴學佛者以為不刊之論

華嚴決疑論四卷

晁氏曰李通玄撰通玄既為華嚴合論又著此書皇朝張商英使河東得之壽陽縣東浮屠發書中

華嚴經畧一卷

晁氏曰唐僧澄觀撰澄觀既疏華嚴又撮其大意為此凡四十二章

法界觀一卷

晁氏曰唐僧杜順撰華嚴最後品法名曰法界叙善財參五

十三位善知識經文廣博罕能通其說杜順乃著是書宗密注之裴休為之序

華嚴起信文一卷

晁氏曰唐僧善教撰教潭州太平寺僧也每品一章撮其大指凡三十九章

華嚴經百門義海兩卷

晁氏曰唐僧法藏撰法藏長安崇福寺僧也分十章

華嚴奧旨一卷

晁氏曰唐僧法藏撰又曰妄盡還源觀凡六門

華嚴吞海集一卷

晁氏曰皇朝僧道通述華嚴經七處九會三十九品五萬四千偈其文浩博澄觀為之疏尤難觀覽道通約之成萬三千言以便初學

法界披雲集一卷

晁氏曰皇朝僧道通述杜順纂華嚴經義撰法界觀道通又分十玄門

法界撥要記四卷

晁氏曰皇朝僧遵式述其序云元豐初覽清涼玄鏡圭峯注取其合者錄之

法華言句二十卷

晁氏曰唐僧智顓撰智顓居天台山號天台教五代兵亂其書亡錢俶聞高麗有本厚賂因賈人求得之至今盛行於江浙

六祖壇經三卷

晁氏曰唐僧惠琳撰記僧靈惠能學佛本末慧能號六祖凡十六門周希後有序

陳氏曰僧法海集

水懺三卷

雲龕李氏序畧曰昔梁武帝為其妻郝氏墮龍類中誌公教之製懺文十卷其言深博懺至禮誦者多獲冥報後人因之更製此懺文約而事備使誦之者不勞而獲善利亦方便之一也或曰二懺文多寡有異而獲報豈亦然乎予曰心法無邊文字有限報亦有限今以無盡心為無盡施豈以文字為量哉華嚴上部偈如微塵而流傳此方止八十卷楞伽大部十萬偈而達磨傳以為心要者纔四卷般若六百卷而心經總其要止二百五十八字豈可以多寡量之乎若能破一微塵出大經卷則一大藏教盡自此中流出施者受者物我兼忘罪福空華兩無處所予又如何問者茫然余曰若少空無相無作而不起大悲心度眾生者是寂滅行非菩薩行若起悲心見有一眾生得度而度者是有漏行非菩薩行應以無所度而度是為真度無所施而施是為真施如是而施福不唐捐行矣仁者布施勿疑問者懽喜踊躍而去

肇論四卷

晁氏曰姚秦僧洪肇撰師羅什規模莊周之言以著此書物不遷不真空涅槃無知般若無名四論傳燈錄云肇後為姚興所殺

觀心論一卷

晁氏曰魏菩提達磨撰

百法論一卷

晁氏曰唐僧玄奘譯西域僧天親所造所謂一切法者其畧有語一心法二心所有法三色法四心不相應行法五無為法心法八種心所有法五十一種色法十一種心不相應行法二十四種無為法六種故曰百法

起信論一卷

晁氏曰唐僧宗密註僧真諦譯天竺第十二祖馬鳴大士所造也雖云名相蓋明心宗指義玄微文辭明絞故盛行于世若肇論百法唯識及此者皆專門名家故藏中所收亦錄于此

辨正論八卷

晁氏曰唐釋法琳撰穎川陳良序云法琳姓陳關中人著此

書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宣和中之其老子語焚毀其第二第四第五第八凡五卷序文亦有剪棄者

破邪論二卷

甄正論三卷

晁氏曰唐釋法琳撰已上三書皆經宣和焚毀藏中多闕故錄之

按破邪甄正二論昭德讀書記以為宣和焚毀藏中多闕然愚嘗於村寺經藏中見其全文破邪論專詆傳奕而併非毀孔孟所謂彼活邪道之辭無足觀者甄正論譏議道家如度人經璇璣停輪處以為旋璣無停之理使停輪至七日七夜則宇宙顛錯而生人之類滅矣無極曇誓天及龍變梵度天處以為曇與梵二字出自佛書佛法未入中國之前經傳中並無此二字豈有天帝名號而剽竊佛書

字義乎又如河上公道德經章句序言漢文帝駕詣河上
公問道而河上公一躍騰雲帝知是神人下輦稽首從受
章句二卷以為漢史帝紀車駕每出必書何獨不書駕詣
河上公問道之事且孝文好黃老言立渭陽五帝廟則因
新垣平一方士其說至卑陋帝尊寵之而史亦備述之
河上公之事奇偉如此何獨見遺於馬班乎乃羽人道士
輩自創此說大意如此不能悉記其詞語此論頗當意必借筆於文學
之士沙門輩恐不能道也

原人論一卷

晁氏曰唐僧宗密撰斥執迷褊淺直顯真源余通本末凡四
篇

輔教編五卷

晁氏曰皇朝僧契嵩撰藤州人皇祐間以世儒多詆釋氏之
道因著此書廣引經籍以證三家一致輔相其教云

玄聖蘊廬二卷

晁氏曰唐李繁撰繁學於江西僧道一敬宗時嘗與丁公著
陸亘入殿中抗佛老講論唐雲愈稱其家多書一覽終身不
忘大和中舒元與誣其濫殺不辜繫獄知且死著書十六篇
以明禪理有謂臨死生而不懼賢於顏回在陋巷不改其樂
嗚呼可謂賢矣而史載其平生行事甚醜獨何歟

宗鏡錄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僧延壽撰延壽姓王氏餘杭人法眼嫡孫也建
隆初錢忠懿命居靈隱以釋教東流中夏學者不見大全而
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立重閣館三宗知

法僧更相詰難至談險處以心宗旨要折衷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華梵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成此書學佛者傳誦焉天台者僧知顛也解法華經賢首者僧法藏也述華嚴經慈恩者僧玄奘也譯般若經

釋氏要覽三卷

晁氏曰皇朝僧道成集雜錄釋典旁求書傳分門編次成二十類天禧三年書成

弘明集十四卷

晁氏曰梁釋僧祐纂僧祐居鍾山定林寺號右律師采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於釋教者

廣弘明集三十卷

晁氏曰唐僧釋道宣撰道宣麟德初居西明寺以中原自魏以來重老輕佛因采輯自古文章下逮齊隋發明其道者以廣僧祐之書分歸正辨惑佛德法義僧行慈惻誠功啓福滅罪統歸等十門

林間錄四卷

晁氏曰皇朝僧德洪撰記高僧嘉言善行謝逸為之序然多寓言如謂杜祁公張安道皆致仕居睢陽之類疎闊殊可笑景德傳燈錄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道原編其書披奕世祖圖采諸方語錄由七佛以至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獻于朝詔楊億李維玉曙同加裁定億等潤色其文是正差繆遂盛行于世為禪學之源夫禪學自達磨入中原世傳一人凡五傳至慧能通謂之祖慧能傳行思懷讓行思之後有良价號洞下宗

又有文偃號雲門宗又有文益號法眼宗懷讓之後有靈祐
慧寂號為仰宗又有義玄號臨濟宗五宗學徒徧於海內迄
數百年臨濟雲門洞下日愈益盛嘗攷其世皆出唐末五代
兵戈極亂之際意者亂世聰明賢豪之士無所施其能故憤
世嫉邪長往不返而其名言至行譬猶聯珠疊璧雖山淵之
高深終不能掩覆其光彩而必輝潤於外也故人得而著之
竹帛罔有遺軼焉

玉英集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王隨撰先是楊億編次傳燈錄三十卷隨刪去
其繁大半上之

致堂胡氏序曰學必有疑疑必有問問必資於賢智於我者
問非所疑答不酬問與未不待問而自告之此師弟子之失
也傳燈錄所載釋子以尊藤目之其失在此矣今獨取其駁
楊明白者廢易以攷其是非焉若夫談鬼怪舉詩句類俳戲
如誑誕者則盡削之或謂予為蔽曰曾不聞粗言細語無非
第一義而於其間妄生揀擇是豈禪意予曰以鬼怪詩句俳
戲誕誑之說相唱和於空穴空籠混漾無實之中是為遁辭
乃得法者之所訶也觀少林啓迪姬光警發梁武莫非的確
要論何有如末流蘿蔓纏纏不可致詰者哉雖然此亦就其
心聲而去取之非宗其道也夫意由心生而意非心由性
有而初非性也今釋者之論心繞及意耳其論性繞及心耳
是自名見性而未嘗見性也未嘗見性於是以世界為幻以
性命為欲以秉彝為安以事理為障雖清淨寂滅不著根塵
而大用大機不足以開物成務特以擎拳植拂揚眉瞬目遂

為究極則非天地之純全中庸之至德也

天聖廣燈錄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駙馬都尉李遵勗編自釋加以降仁宗御製序

分燈集二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井度編蓋續三燈錄也

建中靖國續燈錄三十卷

晁氏曰僧維白編維白靖國初住法雲寺駙馬都尉張敦禮以其書上于朝徽宗為之序分正宗對機拈古頌古偈頌五門

禪苑瑤林一百卷

晁氏曰井度編取三燈錄所載祖師言行附入諸方闡提語句且是正其差誤云

緇林古鑑二十四卷

浮屠慧邃撰雲龕李氏序畧曰邃以所著緇林古鑑示予曰此書起漢求平訖唐貞觀上下數百年用高僧續高僧求法法顯等數家之書及其繁冗以類相從為四十九門二十四卷總二千二百七十一事傳授之本末教法之興替高勝之行業幽顯之報應莫不畢載慧邃之為此書非務傳聞而已將俾學者考古以鑑今知所畏慕誘掖其善意而策發其怠惰於教法有序焉請序而行之某曰人之學道要臻其極而剛柔緩急受才有不同今予之書以事從人以人從目覽者各以類求之而知慕向焉所得斯過半矣

嘉泰普燈錄三十卷

陳氏曰僧正受編三錄大抵與傳燈相出入接續機緣語句

前後一律先儒所謂道辭也然本初自謂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今四燈總一百二十卷數千萬言乃正不離文字耳

龐蘊語錄十卷

晁氏曰唐龐蘊襄陽人與其妻子皆學佛後人錄其言成此書

羅漢因果識見頌一卷

陳氏曰天竺闍那多迦譯首有范仲淹序言宣撫河東得於傳舍藏經所未錄者十六羅漢為比丘摩拏羅等說

雪竇頌古八卷

晁氏曰皇朝僧道顯居雪竇山所謂頌古者猶詩人之詠古云

宗門統要十卷

陳氏曰建溪僧宗才集

鮑埜宗記

求嘉鮑埜撰水心序曰佛學由可至能自為宗其說曼肆數十萬言求嘉鮑埜刪擇要語定著百篇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為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因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不用即已為佛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燦數人大喜決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已乎予不得而知也已之果為佛乎予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為學倒佛之言而自為言皆自以為已即佛而甚者至以為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之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

秋枝絕之易爾不幸以吾中國之人為非佛之學以吾中國文字為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草野倨悔廣博茫昧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中國之人非佛非已蕩逸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足為大感歎予嘗問堃儒之強者慍弱者眩皆莫之曉子以何道知之又為之分高而別下取要而舍煩哉堃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為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予聞其愈悲夫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

雪峯廣錄二卷

陳氏曰唐真覺大師義存語丞相王隨序之隨及楊大年皆號參禪有得者也

古塔主語錄三卷

晁氏曰皇朝僧道古撰范文正喜之嘗親為疏請說法有句云道行無玷孤風絕攀時以為非溢美也

碧巖集十卷

晁氏曰皇朝僧克勤解雪竇頌古曰碧巖集

法藏碎金十卷

陳氏曰太子少傅晁迥撰

景祐天竺字源七卷

陳氏曰僧相淨等集進以華梵對翻有十二聲三十字母名有牙齒舌喉唇五音仁宗御製序吳郡虎丘寺有賜本如新

金園集三卷

天竺別集三卷

陳氏曰並錢塘天竺僧遵式撰世所謂式讖主是也

道院集要三卷

陳氏曰王古撰以晁迥法藏碎金老智餘書刪重集碎別為此篇

大慧語錄四卷

陳氏曰僧宗杲語其徒道謙所錄張魏公序之

禪宗頌古聯珠集一卷

陳氏曰僧法應編

釋迦氏譜十卷

晁氏曰唐釋僧祐撰僧祐以釋迦譜記雜見于經論覽者難通因纂成五卷又取內外族姓及弟子名氏附于後

高僧傳六卷

晁氏曰蕭梁僧惠敏撰分譯經義解兩門

高僧傳十四卷

晁氏曰蕭梁僧釋慧皎以劉義宣靈驗記陶潛搜神錄等數十家並書諸僧殊跡畧乃博采諸書咨訪古老起于永平十年終于天監十八年凡五百五十二載二百五十七人又附見者二百餘人分為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遺身誦經興福經師唱道十科

續高僧傳三十卷

晁氏曰唐僧道宣撰藝文志作道宗大明寺僧也以慧皎會稽人故其書詳於吳越而畧於燕魏故上距梁天監下終唐貞觀十九年百四十四載編載二百四十人附見者又一百六十人分譯經解義集禪明律護法感通遺身讀誦興福雜科凡十門

求法高僧傳二卷

晁氏曰唐僧義淨撰義淨西遊記中往天竺求佛經既還因纂集唐僧往西域者五十六人行事

比丘尼傳四卷

晁氏曰蕭梁僧寶唱撰起晉升平訖梁天監得尼六十五人為之傳以檢淨為首寶唱金陵人藝文志有其目

僧寶傳三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僧德洪撰其序云五家宗派嘉祐中達觀曇穎嘗為之傳載其機緣語句而畧其終始行事德洪謂入道之緣臨終之効有不可闕者遂盡掇遺編別記補以諸方之傳又自嘉祐至政和取雲門臨濟兩宗之裔絕出者合八十七人為傳繫之以贊云

正法世譜

王質景文撰自序畧曰其書始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釋迦佛生至隆興元年癸未大慧卒得二千二百八十五年以史記通鑑及皇極經世相參以為正其間諸宗師出某鄉姓某氏舍某家所從師某人受具所游方某所出世某所得法某人授法某人其平生所可見某事終某所塔某所壽若干臘若干做史記年表列之此世譜大畧也蓋自大藏經之餘諸史諸集四方圖經諸誌銘若近儒釋之徒所著未及入藏者皆哀以為資大慧以降方歷訪其人續之未艾也竟余世而已

開元釋教錄三十卷

晁氏曰唐僧智昇撰智昇在開元中纂釋氏諸書入中國歲

月及翻譯者姓氏以楞嚴經為唐僧懷迪譯張天覺以懷迪與菩提流支後魏僧其言殆不可信也

釋書品次錄一卷
陳氏曰題唐僧從梵集未有黎陽張暉跋稱大定丁未蓋虜中板本也

法寶標目十卷

陳氏曰戶部尚書三槐王古敏仲撰以譯藏諸函隨其次第為之目錄而釋其因緣凡佛會之先後華譯之異同皆是著之古旦之曾孫入元祐黨籍

右釋書

致堂胡氏崇正辨序曰崇正辨何為而作歟關佛氏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謂異姓為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師為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為罪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隱滅類毀形而不耻則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為善則無辭讓同我者即賢異我者即不肖即無是非是絕四端也三綱四端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蠻夷戎狄則背違之而毛鱗蹄角之屬咸無焉不欲為人者已矣必欲為人則未有淪三綱絕四端而可也釋氏於此不單掃除自以為至道安得不謂之邪歟豈特此哉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鬼佛不言人而言鬼人不能免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言經常道所以然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證也佛不以為寶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

及至善之德盡於乾坤也佛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
與八荒之外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恤草木之榮枯而憫
飛走之輪轉百骸內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而除髮鬚不
廢八竅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
虎狼蛇虺等棄舍也佛獨使人棄舍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
棄舍其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
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刑災禍未嘗可以呪度也
佛必欲度之而伏屍百萬烈焚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說之踈
漏畔矣而無據之大畧也非邪而何今中國之教無父無君
則聖賢關之萬世不以為過中國之治弑父與君則王法誅
之人心不以為虐至於詭術左道皆重加禁絕所以扶持人
紀計安天下也釋氏之說盡麗乎此數者吾儒反相與推尊
歸向無乃有三蔽乎三蔽謂何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夫闖
光於隙穴者豈知日月之大明圓知於一物者豈盡陰陽之
變化此凡民淺識也佛因而迷之曰世界不可以數計生死
不可以世窮於是不智者亦從而惑矣身披一毫則色必慄
然變足履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民懦氣也佛因而憐之曰
報應之來迅於影響之吞幽冥之獄倍於金木之慘於是
勇者亦從而思矣迫窮患害必起饒益之想謀及悠遠必為
子孫之慮此凡民貪情也佛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
咸備壽富不足言造吾之地則超位高明天帝不足貴於是
不仁者亦從而貪矣吾儒誠能窮理養氣而宅心必無此三
蔽有此三蔽是衣冠身而衆庶見也是引豹入中國以為未
快又與禽獸同群而不知避也何乃不思之甚哉無亦可悼

之極哉雖賢智之士有出塵之趣高世之念者以事為膠擾
非清淨妙圓之體也則曰吾豈有貪懼如愚夫之所期歟蓋
將求佛所謂無上法第一義者悟徹此心耳嗚呼堯舜禹湯
文武之德衣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軻之道昭覺萬世凡南面
之君循之則人與物皆蒙其福背之則人與物皆受其殃載
在方冊之迹著矣其原本於一心其効乃至於此不可禦也
今乃曰是未足以盡吾本心兼利萬物為高士也豈不猶食
五穀而曰不足以飫登太山而曰不足以崇者乎蓋亦師聖
人之言窮萬物之理反求諸心乎今於聖人之言未嘗思於
萬物之理未能窮志卑氣餒悵悵然如逆旅之人也乃率然
曰妙道非六經所能傳亦何言之易耶假曰孔孟有未言者
故佛言之佛言其妙所以出世而孔孟言其粗所以應世耳
其心則一也然則以耳聽以目視以口言以足行饑而食渴
而飲冬而裘夏而葛且而動晦而息戴皇天履后土皆孔孟
日用之常佛老何不一槩反之而亦與之同乎同其粗而不
同其精同其心而不同其用名曰出世而其曰用與世人無
以異焉在其能出乎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儒與佛不同審矣
佛者未嘗為儒謀而儒之陋者無不為之謀悅其受記之媚
承其外護之諂張而相之扶而興之至使非毀堯舜詆譏丘
軻曾不以為疾也一有距西方之說者則怵心駭色若罪元
在已雖弑父與君未足以方其怖且怒矣良心陷僻乃至於
此耶或者曰如子所言皆僧之弊非佛本旨也子惡僧可也
惡佛而斥之則過矣則應之曰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挑
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使緇衣髡首者承其教用其術而有

此弊是誰之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億千萬載豈有弊耶惟其不作而無弊也是以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而厚如日月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有弊也是故曼衍其說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後以羨觀而要以誓願託之於國王宰官劫以禍福苦樂而其弊久而益甚矣墨氏兼愛其流無父楊朱為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為之也孟子究極禍害比之禽獸况其身自為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害源之所達而禍波之所浸千有餘年喪入之心失人之身破入之家亡人之國漂泊滔懷天下弱為莫之援也豈曰弊而已乎昔梁武奉佛莫與比隆及侯景之亂諸子擁重兵圖便利雲翔不進卒殍其父而後兄弟相夷宗國亡滅彼於君臣父子之際可謂淡然無情不為愛欲牽矣而道果如是耶或者猶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為善使人畏罪而不為慕善而為之豈不助於世而何闕之深也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稱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自非喪心者不以為非惡孰與有父有君之為善乎道者共由之路也不仁不義者可由乎自非喪心者不以為可由孰與居仁由義之為道乎子悅其言而不覈其事過矣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溫清為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而昇濟父母於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為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介之殺父劾牟尼之逃父而為之者也逃父之於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於思慮憂勤而親其身之為全也殺父并之於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免於此逐餒殍而養其生之為得也然則佛之所謂大孝乃其父之所謂大不孝耳借使佛之說盡行人

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致殄絕而佛法亦不得傳矣人皆無君則爭奪屠膾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此理之易見者彼非懵然不知也特罔人以虛誕之言蓋其悖逆之情聾瞽愚情之徒而安享華屋之居良田之利金帛之施衣食之奉泰然為生民之大蠹不謂之異端邪說謂之何哉是故仲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理此崇正辨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上士立德以教變之中士立功以法革之下士立言以辭闢之吾下士也凡若干言覽者矜其志而左右其說則忠孝之大端建矣

又求寧院輪藏記曰文籍惟吾儒與釋氏為最多然儒書之要莫過乎五經鄒魯之語是七書者上下關千百餘載非一聖賢所言總集百有餘卷而已既經仲尼裁正理益明道益著三才以立萬世無弊違之則夷狄禽獸焉未嘗丁寧學者收藏夸眩以利心事之而所以至於今存而不廢者蓋人生所共由自不可離也其餘百氏著述日繁世久得以卷計者至於數萬可謂衆矣然明智之士則必紀綱大訓折衷於聖人使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詖滂邪遁之辭過而不得肆固不盡以為是也今釋氏之書五千四十八卷以詞之多故世人罕能誦之吾嘗閱實其目則曰論曰戒曰懺曰贊曰頌曰銘曰記曰序曰錄雜出於僧人所為居其大半而以經稱者纔一千餘卷焉僧人於中所常誦味舉唱者又亦六七品而止爾餘則置而不道也所以不道者抑未暇歟將無庸稱焉然則自其術論之所得有淺深則所言有當否若舉以為是不亦罔之甚哉夫其詞之多雖未可盡究而立說之大旨亦可

知矣蓋論心則謂耳目口鼻之用喜怒哀樂之變皆非本體之妙也論身則謂假合暫聚生老病死無非苦惱雖以食狼虎飽鴟鵂而可也論生死則謂有前世之來後世之往人與狗彘羊牛相為輪轉而不息也論世界則謂天之上有堂地之下有獄日月之中有官圃星辰之域有里數而宇宙之衆如河沙微塵者蓋不可勝計也論廢物則羽毛介鱗皆前生之親愛宗族而含靈蠢動蚊蚋螻蝻與佛不殊亦欲化之使登正覺也其於秉彝天命則以為愛欲所鍾因而滋續無足貴者故視父母兄弟妻子猶惡憎雠毒之可惡也其所親厚則以他人為慈父法嗣凡九州四海殊根異質不問賢否苟同於我者皆眷屬也其論覆載之內可見之物可名之事則等之寐夢幻詭漚影電露舉非堅久真實不必為也其論鬼神則記其狀貌叙其種類知其嗜慾年壽得其居處名數縱口而談極筆而書不自以為怪也佛既言之又付囑之僧遂演說而推廣之所以其書至於五千四十八卷之富且以為字字皆至理句句皆妙法卷卷有光明處處有神佛護持無可置議於是哀人之財殫衆之力印以紙筆匣而藏之載以機輪推而轉之丹砂黃金文珉香木窮極後麗葩華絢爛然後為快獨疑而闢之者乃外道魔障佛之罪人若傳太史韓文公之流至今為釋子怒罵而未已也夫既以空虛寂滅為道之至矣雖天倫之重乾坤之大照臨之顯山河之著猶將掃徐殄滅洞然不立則凡見於形像當一毫無有焉今乃建大屋聚徒黨耕良田積厚貨憧憧擾擾與世人無異而以佛之遺書營置儲貯巍然燁然鬱相望也烏在其為空乎不能

空其言說之迹而欲空並育之萬有烏知其可乎是必有說矣此立意嚴居桂陽之末寧悉其志力以營茲事勤勞歷年而後克成求求為之述以示久遠予因舉儒釋同異且歲夫棄有趣空者之蔽庶吾黨之士相與講明以止於至善夫豈好辨說蓋不得已也

又讀史管見曰太宗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卿何不悟奕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言談飾以妖幻用欺愚俗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如奕之言未足以斷佛道之至彼所以能張大其說流傳千有餘歲高明之士徃徃從之者亦有以深動乎其心矣若苟曰妖幻而已則中人以下亦或能照之蓋不如是也然其說實為浩博連類以根塵六者反復隱顯引而伸之遂至於數十萬言故君子曰若一欲窮之未必能窮而先為所變故不若置而不觀此為中人以下者言之也若夫上智之士既不可惑亦必遍讀其書抉其捷而剔其髓然後冰釋雲散渙然無疑信道術之為天下裂而至當之必歸于一也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八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子

類書

唐志十七家四十二部七千二百八十八卷失姓名三家王義方以下不著錄三十二

家一千三百二十八卷

宋三朝志一百一十五部五千一百一十九卷

宋四朝志一十六部五百一十四卷

宋中興志一百七十一家一百九十七部八千三百九十七卷

同姓名錄三卷

晁氏曰梁元帝撰纂類歷代姓名人成書一卷唐陸善經續

增廣之齊梁間士大夫之俗喜徵事以為其學淺深之俟梁武帝與沈約徵栗事是也類書之起當在此時故以此錄為首

古今刀劍錄一卷

晁氏曰梁陶弘景撰記古今刀劍

語麗十卷

陳氏曰梁湘東王功曹參軍朱澹遠撰來按書語之麗者為四十門按前志但有雜家而無類書新唐書志始別出為一類此書乃猶列雜家要之實類書也但其分門類無倫理澹遠又有語對一卷不傳

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

陳氏曰北齊尚書左僕射范陽祖珽李徵等撰按唐志類書在前者有皇覽類苑華林遍畧等六家今皆不存則此書當為古今類書之首珽之行事姦貪凶險盜賊小人之尤無良者言之則汚口舌而其所編集乃獨至今傳於世然珽嘗以他人所賣遍畧贖錢受杖又嘗盜官遍畧一部坐獄論罪今書母乃盜遍畧之舊以為已功耶遍畧者梁徐僧權所為也又按隋志作聖壽堂御覽卷數同聖壽者實齊後主所居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

晁氏曰唐虞世南撰世南仕隋為秘書即時鈔經史百家之事以備用分八十部八百一類北堂者省之後堂世南鈔書之所也家一百二十卷

兗園策十卷

晁氏曰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為四十八門皆偶麗

文獻卷一百一十八

經籍考

七

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墅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兔園策之誦

古今姓字相同錄

晁氏曰(唐)丘光庭撰光庭中進士第

藝文類聚一百卷

晁氏曰(唐)歐陽詢等撰分門類事兼採前世賦詩銘頌文章附于逐目之後按(唐)志詢為令狐德棻克朗趙智行同修

陳氏曰所載詩文賦頌之屬多今世所無之文集

初學記三十卷

晁氏曰(唐)徐堅等撰初張說類集事要以教諸王開元中詔堅與韋述余欽施本張烜李銳孫季良分門撰次

集類一百卷

晁氏曰(唐)劉綺莊撰綺莊毗陵人嘗為蘇州崑山縣令家多異書採摭事類分二十餘門凡五十餘萬言上之于朝前有萬希存題云開元二十九年辛巳按綺莊集有上白敏中啓疑非(玄宗)時人當考之

六帖三十卷

晁氏曰(唐)白居易撰以天地事物分門類為聲偶而不載所出書曾祖父秘閣公為之注行于世世傳居易作六帖以陶家併數千各題名目置齋中命諸生來集其事類投餅內倒取之抄錄成書故所記時代多無次序云

陳氏曰(唐)志作白氏經史事類一名六帖

程氏演繁露曰白樂天取凡善精語可備詞賦制文采用者各以門目類粹而總名其書為六帖既不自釋所以名後人

文獻考

藝文類聚

卷

亦無辨偶閱唐制其特取士凡六科別其所試條件每一事
各一帖其多者明經試至十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之書為
應科第設則以帖為名其取此矣

又曰唐制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摺其兩
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視時增損可否不一
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六帖之名所由起取中帖之多者
以名其書期必中選也

記室新書三十卷

晁氏曰唐李途撰承接故事綴為偶儷之句分四百門途中
和中為東川掌記因以名其書云

古鏡記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纂古鏡故事

戚英纂要十卷

晁氏曰唐袁悅重修本劉揚名所著悅掇其要類為語對以
他說附益之

戚英纂要十卷

陳氏曰唐劉揚名撰皆集內外宗族姻親故事

三教珠英三卷

晁氏曰唐張昌宗撰按唐志一千三百卷今所存者止此

備舉文言二十卷

晁氏曰唐陸贄撰總四百五十餘門議者謂大類六帖而文
辭過為崇文總目有之

童子治聞記三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分二十門雜記經史名數或題童子治聞

記云唐許鑿撰

古城冢記二卷

晁氏曰唐皇甫鑿撰記古城所築之人姓名初不及冢而名曰城冢記未知其說

小名錄三卷

晁氏曰唐陸龜蒙撰龜蒙以末世有官名小名之別自秦至隋編而記之至於神仙玉女之名婦人城獲之字亦無棄焉龜蒙世稱其博然此書特雜取於史傳間爾無異聞也

金鑰二卷

陳氏曰唐大學博士河內李商隱義山撰分四部曰帝室職官歲時州府大畧為感啓應用之備

玉齋十五卷

陳氏曰無名氏

備忘小抄十卷

晁氏曰偽蜀文谷撰雜抄子史一千餘事以備遺忘其後題廣政三年廣政王衍年號也

太平御覽一千卷

晁氏曰皇朝李昉等撰太平興國中昉被詔輯經史故事分門春明退朝錄云書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名太平御覽

陳氏曰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譯條次修纂本號太平編類太平興國二年受詔八年書成改名御覽或言國初古書多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也其實不然特因前諸家類書之舊爾以三朝國史攷之館閣及

禁中書總三萬六千餘卷而御覽所引書多不著錄蓋可見矣

冊府元龜一千卷

晁氏曰皇朝景德二年詔王欽若楊億修君臣事跡唯取六經子史不錄小說雜書至祥符六年書成上之凡三十一部有總序一千一百四門有小序同修者十五人錢惟演杜鎬刁衍李維威綸王希哲陳彭年姜夔宋貽王陳越陳從易劉鈞查道王曙夏竦初撰編序諸儒皆作帝以體制不一遂擇李維錢惟演陳彭年劉鈞夏竦等付楊億定賜今名為序冠其首其音釋又命孫奭為之

陳氏曰凡八年而書成總五十部部有總序一千一百四門門有小序賜名製序所采五經史之外惟取戰國策國語韓

詩外傳呂氏春秋管晏韓子孟子淮南子及修文殿御覽每門具進上親覽摛其舛誤多出手書或召對指示商畧

容齋洪氏隨筆曰真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跡後謂輔臣曰昨見宴享門中錄唐中宗宴飲韋庶人等預會和詩與臣僚馬上口摘含桃事皆非禮也已令削之又曰所編事迹蓋欲垂為典法異端小說咸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修官上言近代臣僚自述揚歷之事如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李石開成承詔錄韓偓金鑾密記之類又有子孫追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鄴疾傳柳氏序訓魏公家傳之類或隱已之惡或攘人之善並多溢美故匪信書并僭偽諸國各有著撰如為吳錄孟知祥實錄之類自矜本國事或近誣其上件書並欲不取餘有三十國春秋河洛記壺關錄之類多是正史已有

秦記燕書之類出自為邦商芸小說談藪之類俱是詠諧小事河南志邠志平剡錄之類多是故吏實從述本府戎帥征伐之功傷於煩碎西京雜記明皇雜錄事多語怪奉天錄尤是虛詞盡議米取恐成蕪穢並從之及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尾十年皆王欽若提總凡一千卷其所遺棄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殿記平亂節用彭門紀亂討叛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唐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天和殿御覽四十卷

陳氏曰侍讀學士臨川晏殊等天聖中受詔取冊府元龜摭其要者分類為一百一十五門天和者禁中便殿也

鹿門家鈔詩詠五十卷

陳氏曰鴻臚少卿襄陽皮文燦撰以群書分類事為詩而注釋之其祖日休有書名鹿門家鈔故今述其名

類要六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晏殊纂分門輯經史子集事實以備修文之用陳氏曰按中興書目七十七卷豈併目錄為七十七部耶南豐曾氏序畧曰公所為類要上中下秩總七十四門凡若干門皆公所手抄於六藝大史百家之書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

詭變奇跡之序錄皆搜尋細譯而終於三才萬物變化情偽
是非興壞之理隱顯巨細之委曲莫不究公之得於內者若
此則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
不餒且病乎

事類賦三十卷

陳氏曰校理丹陽吳淑正儀撰進并注

韻類題選一百卷

陳氏曰朝奉大夫知處州靳表較容直撰以韻類事纂集頗
精要世所行書林韻會蓋依倣而附益之者也較嘉祐六年
進士東坡守杭時為侔風月平分之詞為較作也其後累世
登科黎齋熒其四世孫也

書林韻海一百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分門韻纂經史雜事以備檢閱或云皇朝
許冠所編

書叙指南二十卷

晁氏曰任浚撰崇寧中人纂集古今文章碎語分門編次之
凡二百餘類

陳氏曰皆經傳四字語備尺牘應用者

異號錄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馬永易明叟編古今殊異名號如銅馬帝無愁
天子之類項嘗見近世人增廣其書名曰賓寶錄亦殊該博
陳氏曰馬永易撰蜀人勾龍材校正文虎增廣本書三十卷
後集三十卷義取名者實之賓為名

史韻四十九卷

文獻卷二百七十八
陳氏曰嘉禾錢諷正初撰附韻類事頗便檢閱
書林韻會一百卷

陳氏曰無名氏蜀書坊所刻規摹韻類題選而加詳焉
押韻五卷

晁氏曰皇朝張孟撰輯六藝諸子三史句語依韻編入以備
舉子試詩賦之用

歌詩押韻五卷

晁氏曰皇朝楊咨編古今詩人警句附於韻之下以備押強
韻

魯史分門屬類賦三卷

晁氏曰皇朝楊筠撰以左氏事類分十門各為律賦一篇乾
德四年上之

國史對韻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范鎮撰吳仲英嘗稱景仁閱諸後學雖汝書傳
而問以今代典故則懵然不知乃知太祖開基迄于仁宗朝
被取事實可為規矩鑒戒者用韻編次之即此書也

孝悌類鑒七卷

晁氏曰皇朝俞觀能撰取經史孝悌事四言韻語

禁殺錄一卷

晁氏曰皇朝李象先撰元祐中象先集錄古今冥報事以為
殺戒

侍女小名一卷

晁氏曰王經纂序云大觀中居汝陰與洪炎王父游讀陸魯
望小名錄戲徵古今女侍名字因盡發所藏書纂集踰月而

成焉凡釋官小說所記采之且盡獨是正史所載逆為脫畧子弟之學其蔽如此

後六帖三十卷

陳氏曰知撫州孔傳撰以續白氏之後也傳襲封衍聖公

海錄碎事三十三卷

陳氏曰知泉州建安葉廷珪撰

皇朝事實類苑二十六卷

陳氏曰知吉州江少虞撰紹興中人其書亦可入小說類

群書類句十四卷

陳氏曰三心葉儀鳳撰以羣書新語增廣自五字以至九字為七百五十一門各以平仄為偶對

兩漢傳聞二十卷

陳氏曰無名氏或曰楊流

左氏摘奇十二卷

陳氏曰給事中吳郡胡元質長文撰

諸史提要十五卷

陳氏曰叅政吳越錢端禮慶和撰泛然抄錄無義類

漢雋十卷

陳氏曰括蒼林鉞撰以西漢書分類為五十篇皆句字之古雅者雋者取雋求之義也

文選雙字類要三卷

陳氏曰蘇易簡撰摘取雙字以類編集

選腹五卷

陳氏曰天台王若撰以五聲韻編集文選中字淳熙元年序

晉史屬辭三卷

陳氏曰永嘉戴逵簡之撰用象求體以類晉事元祐癸酉歲也

觀史類編六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初集此篇為六門曰擇善曰儆戒曰閫範曰治體曰論議曰處事而閫範最先成既別行今惟五門而論議分上下卷

帝王經世圖譜十卷

陳氏曰著作佐郎金華唐仲文與正撰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陰陽變數兵農王霸本之經典兼求傳註類聚羣分凡百二十二篇周平園題辭畧曰與正於書無不觀於理無不究

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陰陽變數兵農王霸皆本之經典兼採傳註類聚羣分旁通午貫使事時相參形聲相配或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證而於郊廟學校畿疆井野尤致詳焉各為總說附其後始終條理如指諸掌每一篇成門入金式輒繕寫藏去積百二十二篇又得與正猶子輝別本相與校讎釐為十卷以類相從會分教廬陵博鑄板校官而郡守趙侯善鑄助成之屬子題辭夫水之流東惟海是歸車之指南其途不迷今是書折衷於聖人示適治之路故名曰帝王經世圖譜非其他類書比也昔漢儒專通一經仍守師說居家用以脩身莅官取以決事况乎六經旨趣百世執範皆聚于此學者能因廣記備言精思博考守以卓約則他日見諸行事豈不要而有功也歟

經子法語二十四卷

左傳法語六卷

史記法語十八卷

西漢法語二十卷

後漢精語十六卷

三國精語六卷

晉書精語五卷

南史精語十卷

陳氏曰洪邁撰自博聞誨蒙漢雋摘奇提要及此法語諸書皆所以備遺忘而洪氏多取句法漢雋類例有倫餘皆隨筆信意抄錄者也

杜詩六帖十八卷

陳氏曰建安陳應行季陵撰用白氏內類編類杜詩語

錦繡萬花谷四十卷續四十卷

陳氏曰序稱淳熙十五年作而不著名氏門類無倫理序亦拙

古今政事錄二十卷

陳氏曰知建昌軍金陵閻一德撰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九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子

雜藝術

唐志十一家二十部一百四十四卷

失姓名八家張彥遠以下不著錄十六家一百一十七卷

宋三朝志四十八部一百五卷

宋兩朝志十七部二十三卷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二十九卷

宋中興志五十八家六十部一百一十二卷

古畫品錄一卷

晁氏曰南齊謝赫撰言畫有六法分四品夫秋之奕延壽之

畫伯樂之相馬甯戚之飯牛以至曹丕之彈棊袁彥之擲蒲皆足以擅名天下昔齊侯禮九九而仲尼賢博奕良有以哉經著大射投壺之禮蓋正己養心之道存焉顧用之何如耳安可直謂之藝而一切廢之故予取射訣畫評奕經算術博戲投壺相馬牛等書同次之為一類

按晁陳二家書錄以醫相牛馬及茶經酒譜之屬俱入雜藝術門蓋仍前史之舊今以醫相牛馬之書名附醫方相術門茶酒經附種植入農家門其餘藝技則自為此一類云

齊梁畫目錄一卷

陳氏曰唐竇蒙子泉錄

續畫記一卷

晁氏曰唐李嗣真撰捕謝赫之缺又有古今畫人名一卷

後畫錄一卷

晁氏曰唐僧彥宗撰品長安名畫凡二十七人

唐朝畫斷一卷

陳氏曰唐翰林學士朱景玄撰一名唐朝名畫錄前有目錄後有天聖三年商宗儒後序與書斷大同小異

名畫彙精六卷

晁氏曰唐張彥遠纂彥遠字愛賓記歷代畫工名姓自史皇以降至唐朝及論畫法并裝背視軸之式鑒別閱玩之方

歷代名畫記十卷

陳氏曰張彥遠撰彥遠家世藏法書名畫收藏鑒識自謂有一日之長既作法書要錄又為此記且曰有好事傳余二書

書畫之事畢矣

五代名畫記一卷

陳氏曰大梁劉道醇撰嘉祐四年陳詢直序

五代名畫拾遺一卷

晁氏曰皇朝劉道成纂符嘉應撰序云胡嶠嘗有梁朝名畫

錄因廣之故曰補遺

名畫見聞志六卷 乃看畫之綱領也

晁氏曰皇朝郭若虛撰若虛以張愛賓之畫絕筆永昌元年

因續之歷五代止國朝熙寧七年分叙論紀藝故事近事四

門

陳氏曰元豐中自序稱大父司徒公未知何人郭氏在國初

無顯人但有郭承祐耳其書欲斷張彥遠之後

書畫史二卷

晁氏曰米芾元章撰輯本朝公卿士庶家藏法書名畫論其

優劣真偽

宋朝名畫評三卷

晁氏曰皇朝劉道成纂符嘉應撰集本朝畫工之名世者第

其品以王瓘之為神品云在吳生上

益州名畫錄三卷

晁氏曰皇朝黃休復纂唐乾元初至宋乾德歲休復在蜀中

自繫圖畫之精者五十八人品以四格

陳氏曰中興書目以為李昉撰而謂休復書今亡按此書有

景祐三年序不著名氏而叙休復所錄明甚又有休復自為

後序則固未嘗亡也未知題李昉者與此同異

文獻卷一百九

正續考

三

山水受筆法一卷

陳氏曰唐沁水荆浩浩然撰

德偶堂畫品一卷

陳氏曰李薦方叔撰趙令時德麟官襄陽行橐中諸畫方叔皆為之評品元符元年也

林泉高致集一卷

陳氏曰徽猷閣待制河陽郭思撰其父熙字淳夫善畫思元豐五年進士既貴追述其父遺迹事實待制許光疑為之序曰畫記畫訓畫意畫題畫訣而序又稱詩歌贊記詔誥銘志今本缺

廣川畫跋五卷

陳氏曰董道撰

畫繼十卷

陳氏曰鄧椿公壽撰以繼郭若虛之後張彥遠志止會昌元年若虛志止熙寧七年今書止乾道三年

晁氏曰李廣撰凡十五篇

陳氏曰依託也鄙淺無奇

嚴悟射訣一卷

晁氏曰唐王思永撰思永學射法於成都工曹嚴悟成書十篇每篇首必稱師曰

九鏡射經一卷

射訣一卷

陳氏曰唐檢校太子詹事韋鞞撰制弓矢法三篇射法九篇又叙其學射之初有張宗者授之訣為射訣

文獻卷一百七十九

經籍考

四

射訓一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張仲殷撰中興書目云本朝入果也不當名犯廟諱

射議一卷

陳氏曰元城王越石仲寶撰凡七條

益津射格一卷

晁氏曰宋朝錢師益序以五善圖及武陵格疎密不同參酌為之

增廣射譜七卷

陳氏曰淳熙中詔進士習射書坊為此以射利末二卷為盧宗邁射法亦簡

投壺經一卷

晁氏曰唐上官儀奉勅刪定史玄道續註采周顛郝同梁簡文數家書為之唐志有其目

木射圖一卷

晁氏曰唐陸秉撰為十五笥以代侯擊地球以觸之飾以朱墨字以貴賤之朱者仁義禮智信温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濫者負而行一賞罰焉

温公投壺新格一卷

晁氏曰宋朝司馬光君實撰舊有投壺格君實惡其多取奇中者以為僥倖因盡改之

文房四寶五卷

晁氏曰宋朝蘇易簡撰集古今筆硯紙墨本東坡實繼以賦頌述作有徐鉉序

墨譜一卷

晁氏曰宋朝董秉撰熙寧間人秉患世人徒知祖李之名而不知形模之異同製作之精拙故作圖以著其源流補蘇易簡之缺文云

墨苑三卷

陳氏曰趙郡李孝美伯陽撰曰圖曰式曰法元符中馬洵李元膺為之序

硯譜二卷

又名北海公硯錄

晁氏曰宋朝唐詢撰硯之故事及其優劣以紅絲石為第一端石次之

歙硯圖譜一卷

陳氏曰太子中舍知婺源縣唐積撰治平丙午歲

歙硯說一卷

又辨歙硯說一卷

陳氏曰皆不著姓名

硯史一卷

陳氏曰米芾撰

硯箋一卷

陳氏曰高似孫撰

閑堂雜記四卷

陳氏曰不著姓名述文房四譜而首載唐氏硯錄

續文房四譜五卷

陳氏曰司農卿李洪秀頴撰

古鼎記一卷

晁氏曰唐吳協撰記古人鑄鼎本源及其形製

鼎錄一卷

陳氏曰梁中書侍郎虞荔撰

古今刀劍錄一卷

陳氏曰梁陶弘景撰

印格一卷

晁氏曰宋朝晁克一撰克一張文潛甥也文潛嘗為序之其畧曰克一既好古印章其父補之愛之尤篤悉錄古今印璽之法謂之圖書譜自秦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余頗愛其用心不移致精於末務使有傳焉

香譜一卷

晁氏曰宋朝洪芻駒父撰集古今香法有鄭康成漢宮香南史小宗香真誥嬰香戚夫人迫駕香唐貞羊千香所記甚該博然通典載歷代祀天用水沉香獨遺之何邪

香譜一卷

香巖三昧十卷

侯氏萱堂香譜一卷侯氏萱堂香錄二卷謂或曰錄

陳氏曰並不知何代人作

南蕃香錄一卷

陳氏曰知泉州葉廷珪撰

九章筭經九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姓名或曰周公九章者一方田二筭粟三衰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盈不足八方程九句股魏劉徵唐李淳風嘗為之注則此術起於漢之前矣

筭經一卷

文獻卷一百七十九

經籍考

七

陳氏曰夏侯陽撰大抵乘除法也隋志二卷唐一卷甄鸞今本無注元豐京監本

求一算經一卷

晁氏曰不詳撰人

六問算法五卷

晁氏曰唐龍受益撰并化零歌附

算經三卷

陳氏曰張立建撰有序首言算者不患乘除之為難而患分之為難是以序列諸分之本元宣明約通之要法按唐志作一卷甄鸞注今本稱漢中郎守前司隸甄鸞註太史令李淳風等註釋算學博士劉孝孫撰細草細草者乘除法實之詳悉也

應用算法一卷

陳氏曰夷門叟郭京元豐三年序稱平陽奇士蔣舜元撰凡八篇曰釋數田畝粟米端足斤秤修築差分雜法總為百五十七問前志在歷算類按射御書數均一藝也不專為歷算設故列於此

將作營造法式三十四卷

音詳一卷

晁氏曰皇朝李誠撰熙寧中勅將作監編修法式誠以為未備乃考究經史并詢討匠氏以成此書頒于列郡世謂喻皓木經極為精詳此書殆過之

陳氏曰熙寧初始詔修定至元祐六年書成紹聖四年命誠重修元符三年上崇寧二年頒印前二卷為總釋其後曰制度曰功限曰料例曰圖樣而壕寨石作大小木調鏃鋸作泥

五彩畫刷飾又各分類匠事備矣

彈碁經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序稱世說曰魏武帝好彈碁宮中皆効之難得其局以粧匱之蓋形狀相類就蓋而彈之俗中因謂魏宮粧奩之戲按西京雜記云劉向作彈碁典論云前代馬合卿張公子皆善彈碁然則起於漢朝非自魏始世說誤矣

陳氏曰張東之撰

五木經一卷并圖例

陳氏曰唐李翱撰元革註蓋樗蒲之戲也

樗蒲經一卷樗蒲格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序樗蒲古之戲也劉毅李安民慕容寶之徒皆擲盧不聞餘承今以盧梟為上惟憤次之

象碁一卷

又碁勢二卷

晁氏曰皇朝尹洙撰九五圖今世所行者不與焉

温公七國象碁一卷

晁氏曰司馬光君實撰周秦韓魏趙楚齊燕實八國而云七者周室不與焉

廣象戲圖一卷

濟北晁補之無咎撰自序曰象戲戲兵也黃帝之戰驅猛獸以為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余為兒時無他弄見設局布碁為此戲者縱橫出奇愕然莫測以為小道可喜也稍長觀諸家陣法雖畫地而守規矩有截而變化舒卷出入無倪其說亦可喜暇時因求所謂象戲者欲按之以消永日蓋局縱橫路十一碁三十二為兩軍耳意苦而狃也嘗

試以局縱橫路十九碁九十八廣之意必放焉然按圖置物計步而使終亦膠柱而已矣而智者用之則十九者之間盡強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間盡死生之勢而十九九十八之外死生強弱可循環於無窮飽食終日得吾說而為之則涿鹿之縱觀猶目前矣

忘憂集三卷

晁氏曰皇朝劉仲甫編載唐韋延祐碁訣并古今碁圖

忘憂清樂集一卷

陳氏曰碁待詔李逸民撰集

通遠集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視清樂為畧

象碁神機集一卷

陳氏曰稱杉楊葉茂卿撰

釣鰲圖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凡四十類各有一詩

採珠局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序云王公而不知其名凡三十餘類亦各

有一詩

捉臥甕人事數一卷

晁氏曰皇朝李庭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阮孚山簡阮籍儀

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白樂天為目有趙昌

言序

陳氏曰此篇與釣鰲圖採珠格局勸酒玉燭詩各一卷皆酒

逸雅談

三象戲圖一卷

陳氏曰：侯陽成師仲編

雙六格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其法左右十二梁，設二朋，朋各十五子。一白一黑，用明瓊。二冬以其采由右歸左，子單則它子得擊兩子以上，它子雖相當不得擊。故武后夢雙六不勝，狄仁傑所以云無子也。

葉子格戲一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世傳葉子婦人也。撰此戲，晚唐之時。

三國圖格一卷

金龍戲格一卷

打馬格一卷

旋碁格一卷

晁氏曰：並不題撰人。

漢官儀新選一卷

晁氏曰：皇朝劉敞撰，刪取西漢之官而附其列傳。黜陟可戲，笑雜編之，以為博奕之一物。

進士采選一卷

陳氏曰：趙明遠景昭選此。元豐末改官制，時遷除格例也。

打馬圖式一卷

陳氏曰：鄭寅子敬撰，用五十馬。

打馬賦一卷

陳氏曰：易安李氏撰，用二十馬以上。三者各有不同。今世打馬大畧與古樗蒲相類。

諧雙一卷

陳氏曰：洪遵集此戲，今人不復為。

文獻卷三十一

經籍考

十一

希古集一卷

陳氏曰括囊何宗姚取投壺新式及馮氏射法為一編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九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集

吳氏曰漢時未以集名書故漢藝文志載賦頌歌詩一百家皆不曰集晉孫勉分書為四部其四曰丁部宋王儉撰七志其三曰文翰志皆無集名至梁阮孝緒為七錄始有文集錄隋經籍志遂以荀况等賦皆謂之集而又有別集史官謂別集之名漢東京所初按閔馬父論商頌之亂曰韋昭注輯成也蓋東京別集之名實本於劉歆之輯畧而輯畧又本於商頌之輯云

宋兩朝藝文志曰別集者人別為集古人但以名氏命篇南

朝張融始著玉海之號後世爭效制為集名一家至有十數者爵里年氏各立意義或相重複而文亦不勝其繁矣晁氏曰昔屈原作離騷雖詭譎不樂諸聖而英辯藻思閑麗演迤發於忠正蔚然為百代詞章之祖衆士慕嚮波屬雲委自時厥後綴文者接踵於道矣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名一家之言學者欲矜式焉故別而聚之命之為集蓋其原起於東京而極於唐至七百餘家當晉之時摯虞已患其陵雜難觀嘗自詩賦以下彙分之曰文章流別後世祖述之而為總集蕭統所選是也至唐亦且七十五家嗚呼盛矣雖然賤生於無所用或其傳不能廣值水火兵寇之厄因而散失者十八九亦有長編巨軸幸而得存而屬目者幾希比無它凡以其虛辭濫說徒為觀美而已無益於用故也今錄漢迄唐

賦詩

附以五代本朝作者其數亦甚衆其間格言備論可以扶世教者為益固多至於虛辭濫說如上所陳者知其終當泯泯無聞猶可以自警則其無用亦有用也是以不加銓擇焉

漢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

感物造端古端字因物動志則造辭義之端者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

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

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

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寔壞聘問歌詠不列於

侯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矢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

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

後宋王唐勒漢興司馬相如枚乘及楊子雲競為侈麗閑衍

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楊子雲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辭人之賦麗以淫辭人後代為文辭之人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
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來歌謠
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
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為五種

隋經籍志曰漢武帝命淮南王為楚詞章且受詔食時而奏
之其書今亡後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又
自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於世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
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漢志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又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雅

漢志賦又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又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漢志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隋志楚辭十部二十九卷通計亡書十部四十卷

唐志楚詞七部二十二卷

宋中興志楚詞九家十二部二百四卷

別集

隋志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計亡書合八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

唐志七百三十六家七百五十部七千六百六十八卷失姓名一家玄宗以下不著錄四百六卷

宋三朝志五百五十四部四千六百四十五卷

宋兩朝志一百七十七部一千五百一十七卷

宋中興志一百七十七部一千五百一十七卷

宋四朝志二百五十一部六千八百四十九卷

宋中興志一千一家一千二百六十六部一萬七千四百二十六卷

別集

楚詞十七卷

晁氏曰後漢校書郎王逸叔師注楚屈原名平為懷王左徒博聞強志嫺於辭令後同列心害其能而讒之王怒疏平平自傷忠而被謗乃作離騷經以諷不見省納及襄王立又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大招自沉汨羅以死其後楚宋玉作九辯招魂漢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平之死於忠至漢武時淮南王安始作

離騷傳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逸目以為南陽人與原同土悼傷之復作十六卷章句又續為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為十七篇按漢書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至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十一則溢而為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繫九歌之末又不可合十一為九然則謂大招為原辭可疑也夫以招魂為義恐非自作或曰景差蓋近之其卷後有荊之翰跋云晁美叔家本也

陳氏曰逸之注雖未能盡善而自淮南王安以下為訓傳者今不復存其目僅見於隋唐志獨逸注幸而尚傳與祖從而補之於是訓詁名物詳矣

楚詞釋文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其篇次不與世行本同

陳氏曰古本無名氏洪氏得之吳郡林慮德祖其篇不與今本同今本首騷經次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九辯招魂大招惜誓招隱七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釋文亦首騷經次九辨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洪氏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序之耳朱侍講按天聖十年陳說之序以為舊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第然則今本說之所定也余按楚辭劉向所集王逸所注而九歎九思亦列其中蓋後人所益也歟

補注楚辭十七卷

考異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凡王逸章句有未盡者補之自序云以歐求叔蘇子瞻晁文元宋景文家參考之遂為定本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且言辨騷非楚詞本書不當錄

陳氏曰洪興祖撰興祖少時從柳展如得東坡手校十卷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後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參校遂為定本始補王逸章句之未備者成書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附古本釋文之後其末又得歐陽求叔孫莘老蘇子容本於關子東葉少協校正以補考異之遺洪於是書用力亦勤矣

重編楚辭十六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重編獨離騷經仍故為首篇其後以遠

遊九章九歌天問卜居漁父大招九辯招魂惜誓七諫哀時
命招隱九懷九歌為次而去九思一篇其說曰按八卷屈原
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雜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
本所第篇或不次第於是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
以原自叙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之後摠
憤所作者故遷於下卜居漁父自序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
招古與疑原作非景差辭沈淵不返故以終焉為楚辭上八
卷九辯招魂皆宋玉或曰九辯原作其聲淖矣惜誓弘深或
以為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帝廷臣淮南小山之
辭不當先忌王褒漢宣帝時人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
故其次序如此皆西漢以前文也為楚辭下八卷王逸東漢
人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關矣又十七卷非舊錄故去之又

頗刪逸離騷經訓釋淺陋者而錄司馬遷原傳冠其首云

續楚辭二十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編擇後世文賦與楚辭類者編之自宋
玉以下至本朝王令凡二十六人計六十篇各為小序以冠
其首而最喜沈括以為辭近原蓋深探其用意疾隨其表趨
而與之偕然亦暇而不迫也

變離騷二十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編公既集續楚辭又擇其餘文賦大意
祖述離騷或一言似之者為一編其意謂原之作曰離騷餘
皆曰楚辭今楚辭又變而廼始曰變離騷者欲後世知其出
於原也猶服畫而繫其姓於祖云所錄自楚荀卿至本朝王
令凡三十八人通九十六首

陳氏曰晁補之無咎撰去九思一篇入續楚辭定著十六卷
篇次亦頗改易又不與陳說之本同續變二篇皆楚辭流派
其曰變者又以其類離騷而少變之也新序三篇述其意甚
詳然其去取之際或有不能曉者

楚辭贅說四卷

陳氏曰右司郎宣城周紫芝少隱撰嘗為哀湘壘賦以反賈
誼揚雄之說又為此書頗有發明

楚辭集說八卷

辨證二卷

陳氏曰侍講新安朱熹元晦撰以王氏洪氏注或迂滯而遠
於事情或迫切而害於義理遂別為之注其訓故文義之外
有當考者則見於辨證所以祛前注之蔽陋而發明屈子之
微意於千載之下忠魂義魄頗有生氣其於九歌九章尤為

明白痛快至謂山海經淮南子殆因天問而著書記者及取
二書以證天問可謂高世絕識豪髮無遺恨者矣公為此注
在慶元退居之時序文所謂放臣棄子怨妻去婦蓋有感而
託者也其生平於六經皆有訓傳而其彈見冷聞發露不盡
者萃見於此書嗚乎偉矣其篇第視舊本益賈誼二賦而去
諫歎懷思屈子所著二十五篇為離騷而宋玉以下則曰續
離騷其言七諫以下辭意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
為呻吟者為名言也

朱子自序曰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
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
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同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
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行怨懟激發而不可

以為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技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辭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問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鸞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覆嗟嘆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事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得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彙括定為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稀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朱子語錄曰楚詞不甚怨君今彼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託神以為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它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為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

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 楚些沈存中以此為呪語如
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
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
楚辭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離騷初無奇
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只是不好

楚辭後語六卷

陳氏曰朱熹撰凡五十二篇以晁氏續變二書刊定而去取
則嚴而有意矣

朱子自序曰楚辭後語目錄以鼂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
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為此書固主為辭而亦不得不兼
取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其
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

呼未疾痛而呼父母之辭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
出於幽憂窮感怨慕淒涼之意乃為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
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
心而冥會者為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及而進之一
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楊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
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
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柳戒則所以入耳
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
所為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
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為禮法之罪人也
高唐卒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
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為歡笑之資而何諷之有

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矣至於楊雄則
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為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
猶知媿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且又不得與琰比
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雄則欲因反騷
而著蘇氏洪氏之賤辭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辭鼂氏
以為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為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
抑以其自謂晉臣耻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序
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
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
不足為者矣其為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著悉
云

龍岡楚辭說二卷

陳氏曰宋嘉林應辰渭起撰以離騷章句段釋為二十段九
歌九章諸篇亦隨長短分之其推屈子不死於汨羅比諸浮
海君夷之意其說甚新而有理以為離騷一篇詞雖哀痛而
意則宏放與夫直情經行勇於蹈河者不可同日語且其興
寄高遠登昆侖命蹇閨風指西海陟皇皆寓言也世儒乃以
為實者何哉然沈湘之事傳自司馬遷賈誼揚雄皆未嘗有
異說漢去戰國未遠恐非虛語也

新校楚詞十卷 翼騷一卷

洛陽九詠一卷

陳氏曰昭武黃伯思長睿撰其序言屈宋諸騷皆是楚語作
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若此只卷評蹇紛侘傑
者楚語也悲壯頌挫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

首者楚地也蘭蔭荃約蕙若頰衡者楚物也既以諸家物校定又以太史公屈原傳至陳說之之序附以今序別為一卷目以冀騷洛陽九諫者伯思所作也

宋玉集一卷

陳氏曰楚大夫宋玉撰史記屈原傳言楚人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原之弟子也而王之詞賦獨傳至以屈宋並稱於後世餘人皆莫能及按隋志集三卷唐志二卷今書乃文選及古文苑中錄出者未必當時本也

枚叔集一卷

陳氏曰漢弘農都尉淮陰枚乘撰叔其字也隋志梁時有二卷亡唐志復著錄今本乃於漢書及文選諸書抄出者

董仲舒集一卷

陳氏曰漢膠西相廣川董仲舒撰隋唐志皆二卷今惟錄本傳中三策及古文苑所載士不遇賦諸公孫弘記室書二篇而已其序篇畧本傳語亦載古文苑仲舒平生著如玉杯繁露清明竹木之類其泯沒不存者多矣所傳敏露亦非本真也

劉中壘集五卷

陳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撰前四卷封事並見漢書九歎見楚辭末請兩華山賦見古文苑

楊子雲集五卷

晁氏曰漢揚雄子雲也古無雄集皇朝譚愈好雄文患其散在篇籍雜而不屬因綴繹之四十餘篇

陳氏曰大抵皆錄漢書及古文苑所載按宋玉而下五家皆

見唐以前藝文志而三朝志俱不著錄崇文總目僅有董集一卷而已蓋古本多已不存好事者於史傳及類書中鈔錄以備一家之作充藏書之數而已

二十四歲一卷

晁氏曰揚雄撰今廣德所刊本校集中無司空尚書博士太常四箴集中所有皆據古文苑而此四箴或云崔駰或云崔子玉疑不能明也

蔡中郎集十卷

晁氏曰後漢蔡邕伯喈也陳留圉人仕至左中郎將後為王允所害邕博學好詞章術數天文妙操音律在東觀欲補漢紀自陳十意及付獄乞黥刑以成書不能得遂死獄中所著文章百四篇今錄止有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或曰碑銘或

曰神誥或曰哀讚其實一也嘗自去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它可知已凡文集其人正傳者止綴論其文學之辭及畧載鄉里所終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見餘歷官與其善惡率不錄若史逸其行事者則雜取他書詳載焉後有考

陳氏曰唐志二十卷今本闕亡之外才六十四篇其間有稱建安年號及為魏宗廟頌述者非邕文也卷末有次聖癸亥歐陽靜所書辯證甚詳以為好事者雜編它人之文相混非本書

致堂胡氏曰伯喈才士也而短於識文章翰墨又非班焉之儔假令續成漢史不過與范曄伯仲耳

陳思王集十卷

晁氏曰魏曹植子建也太祖子文帝封植為陳王卒年三十

一謚曰思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詞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援筆立成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手按魏志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隋志植集三十卷唐志植集二十卷今集十卷此隋唐本有亡逸者而詩文近二百篇返溢于本傳所載不曉其故

陳氏曰今本二十卷與唐志同其間亦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諸書中所有意皆後人附益然則非當時全書矣其或引摯虞流別集此書國初已亡猶是唐人舊傳也

陳孔璋集十卷

陳氏曰魏丞相軍謀掾廣陵陳琳孔璋撰魏志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是廣陵陳琳孔璋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

公幹並見交善自邯鄲淳饒欽路粹丁儀楊修荀綽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列世所謂建安七子者也但自王粲而下財六人意子建亦在其間耶而文帝典論則又以孔融居其首并粲琳等謂之七人植不與焉今諸家詩文散見於文選及諸類書其以集傳者仲宣子建孔璋三人而已余家有仲宣集

王粲集八卷

晁氏曰後漢王粲仲宣也高平人為魏侍中粲博物多識強記善算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為宿製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今集有八十一首按唐藝文志粲集十卷今亡兩卷其詩文反多於史所紀二十餘篇與曹植集同

阮籍集十卷

晁氏曰魏阮籍嗣宗也尉氏入籍志氣宏放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屬文不留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體雖不拘禮教而發言玄遠晉帝輔政為從事中郎後求為步兵校尉

嵇康集十卷

晁氏曰魏嵇康叔夜也譙國人康美詞氣有儀士木形骸不自藻飾學不師受博覽該通長好莊老屬文玄遠以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景元初鍾會譖於晉文帝遇害

陳氏曰康本姓奚自會稽徙譙之鉉縣嵇山家其側遂氏為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所著文論六七萬言今存於世者僅如此唐志猶有十五卷

張司空集三卷

晁氏曰晉張華茂先也范陽人惠帝時為司空為趙王倫所害華學業優博詞藻溫麗圖緯方伎等書莫不詳覽家有書三十乘天下奇秘悉在博物洽聞世無與比集有詩一百二十哀詞冊文二十一賦三

陳氏曰前二卷為四言五言詩後一卷為冊祝表誄等文

陸機集十卷

晁氏曰晉陸機士衡也抗之子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服膺儒術非禮不動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太康末入洛成都王穎令機率師伐長沙王乂至河橋大敗為穎所誅初造張華華重其名如舊相識嘗謂之曰人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多為洪著書亦稱歎為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今存詩

賦論議箋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以晉書文選校正外餘多
舜設機仕終平原內史

陸雲集十卷

晁氏曰晉陸雲士龍也吳郡人惠帝時為中書侍郎會兄機
兵敗同遇害雲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與機齊名雖文
章不及而持論過之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新書十篇雲
仕終清河內史

劉司空集十卷

陳氏曰晉司空中山劉琨越石撰前五卷差全可觀後五卷
闕誤或一卷數行或斷續不屬殆類鈇節者末卷劉府君誄
尤多訛未有別本可以正是

陶靖節集十卷

晁氏曰晉陶淵明元亮也一名潛潯陽人蕭統云淵明字元
亮晉書云潛字元亮宋書去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
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晉安帝末起
為州祭酒桓玄篡位淵明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畊自
資劉裕起兵討玄誅之為鎮軍將軍淵明余其軍事未幾遷
建威參軍淵明見裕有異志乃求為彭澤令去職潛少有高
趣好讀書不求甚解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世號靖節先生
今集有數本七卷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一卷
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群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
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
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
有潛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

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
東坡蘇氏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詩不多然
質而實綺靡而實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莫能及也

山谷黃氏曰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而不使語俗
此庾開府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
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害於檢括者輒
病其故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
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六之耳

龜山楊氏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遠出於自然若曾
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及也

朱子語錄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據某看它自豪放但豪放
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祖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
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西山真氏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詞甚高而其指則
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
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揜榮木之憂逝
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
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
玄虛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
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羲農以後不
著年號為耻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矐矐王室蓋有乃祖長
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卸
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
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

後封劉氏曰陶公如天地間之有慶雲醴泉是惟無出出則為祥瑞且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靖節年譜一卷

年譜辯證一卷

雜記一卷

陳氏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為年譜張演李長辯證之又雜記晉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宋庠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恩悅題稱末嘉不知何人也

靖節詩註四卷

贈端明殿學士番陽湯文清公漢撰以述酒一篇為晉恭帝哀詞蓋劉裕既受禪使張偉以毒酒酖帝偉自飲而卒乃令兵人踰垣進藥帝不肯飲兵人以被掩殺之故哀帝詩託名述酒其自序云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為狙擊震動之

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而發味所謂拊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言孫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度辭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為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歎而累歎也余竊窺見其旨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又它篇有可以發明者併音之又按詩中言本志以說困窮多天惟忍於饑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饑天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人余未之信也

鮑參軍集十卷

晁氏曰宋鮑照明遠也上黨人世祖以為中書舍人後臨川王子頊鎮荊州照為參軍子頊敗為亂兵所殺初孝武好文

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謂照才盡實不然也事見沈約書而李延壽史乃以世祖為文帝集有

唐虞夏序云為宋景所害倘見於它書乎

陳氏曰照東海人唐人避武后諱改為昭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皆作照而館閣書目直以為昭且云上黨人非也

謝惠連集五卷

晁氏曰宋謝惠連也元嘉七年為彭城王法曹行參軍十歲能屬文為雪賦以高麗見竒族兄靈運每見其新文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

謝宣城集五卷

晁氏曰齊謝朓玄暉也陽夏人明帝初自中書郎出為東海太守東昏時為江祐黨譖害之朓少學有美名文章清麗善章諫充長五言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選所錄朓詩近二十首集中多不載今附入

陳氏曰集本十卷據昭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刊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之文襄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無傳可也

後村劉氏曰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人之機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

唐子西語錄云三謝詩靈運為勝當就文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其優劣也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源有謝不工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觀世變也又云靈運在永嘉因夢

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玄暉在軍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淨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聖目無膜爾鼻無聖介將曷運目無膜篋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如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玄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

孔德璋集一卷

陳氏曰齊太子詹事山陰孔稚圭德璋撰北山移文其所作也

沈休文集十五卷

別集一卷

又九卷

陳氏曰梁特進吳興沈約休文集百卷今所存者惟此而已十五卷者前二卷為賦餘皆詩也別集雜錄詩文不分卷九卷者皆詔草也館閣書目但有此九卷及詩一卷凡四十八首

吳均集三卷

晁氏曰梁吳均叔率也史稱均博學才俊體清拔有古氣好事効之謂之吳均體有集二十卷唐世搜求止得十卷今又亡其七矣舊題誤曰吳筠筠乃唐人此詩殊不類而其中有贈柳貞陽周興嗣輩詩固已知其非筠又有蕭子雲贈吳朝請入東詩蓋在武帝時為奉朝請則知為均也無疑矣蕭子雲詩八蕭子顯朱异平筠王僧孺詩各一附顏之推譏均集中有破鏡賦今已亡之

江淹集十卷

晁氏曰梁江淹文通也濟陽人梁初為散騎常侍封醴陵侯

少好學不事章句留情於文章晚節才思微退人謂才盡著述百餘篇自撰為前後集今集凡二百四十九篇魏晉間名人詩文之行于世者往往羨於史所載如曹植王粲及淹皆是也豈後人妄附益之歟

何遜集二卷

晁氏曰梁何遜仲言也東海人終水部員外郎遜少能詩州舉秀才范雲見其文嗟賞由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能清濁古今見之何生矣沈約謂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與劉孝綽俱以文章見重於世謂之何劉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今亡逸不全

陳氏曰本傳集八卷館閣書目今所傳止此
庾開府集二十卷

晁氏曰周庾信子山也南陽人梁元帝時為散騎常侍聘西魏遂留長安孝閔時終司憲大夫信在梁與徐陵文並綺麗世號徐庾體有滕主道序

陳氏曰信有吾之子仕梁及周其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自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為首冠

陰鏗集一卷

晁氏曰陳陰鏗子堅也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工五言詩徐陵言之於世祖使賦安樂宮授筆立成累遷散騎常侍有集三卷隋已亡其二今所存十數詩而已杜少陵嘗贈李太白詩首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觀此集白蓋過之遠矣甫之慎許可乃如此

稽聖賦三卷

陳氏曰北齊黃門侍郎琅琊顏之推撰其孫師古註蓋擬天問而作中興書目稱為李淳風註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一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集

唐太宗集三卷

陳氏曰唐文皇帝本集四十卷館閣書目但有詩一卷六十九首而已今此本第一卷賦四篇詩六十五首後二卷為碑銘書詔之屬而訛謬頗多世所傳太宗之文見於石刻者如帝京篇秋日效庾信體詩三藏聖教序皆不在又晉書紀傳論稱制曰者四皆太宗御製也今獨載宣武二紀論而陸機王羲之傳論不預焉宣武紀論復重出其它亦多有非太宗文者雜廁其中者非善本也

東臯子五卷

陳氏曰唐大樂丞太原王績無功撰文中子王通仲淹之弟也仕隋為正字嗜酒簡放不樂仕進晚以太樂更焦革善釀求為其丞不問流品亦阮嗣宗步兵之意也革死乃歸於所居立杜康祠為文祭之以焦革配自號東臯子其友吕才鳩訪遺文編成五卷為之序有醉鄉記傳於世其後陸淳又為之序

周氏涉筆曰舊傳四聲自齊梁至沈宋始定為唐律然沈宋體製時帶徐庾未若王績剪裁鍛鍊曲盡清玄真開迹唐詩也如云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琴曲唯留古書多半是經九月九日一篇野人迷節候端坐隔塵埃忽見黃花吐方知素節回喉巖千段發臨浦萬株開香氣徒盈把無人送酒來

盖淵明亡體蟠屈入八句中渾然天成又唐末諸家所不能也無功放逸傲世而詩句如此豈其豈得於自然乎獨坐云問君尊酒外獨坐更何須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賢夫百年隨分了未羨陟方壺無功本庸世家之盛師友之門恩誼暖熟生理不干其心因得以一意世外不屈節求人所謂福慧雙入者耶

晁氏曰隋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六合丞棄官畊東臯自號東臯子唐書以為隱逸集有吕才序稱其幼岐嶷年十五謁楊素占對英辨一座盡傾以為神仙童子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歎曰今之更信也且載其卜筮之驗者數事

楊盈川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楊炯也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終娶

州盈川令炯博學善屬文與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辭齊名海內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炯自謂吾媿在盧前耻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耻王後信愧盧前謙也集本三十卷今多亡逸

王勃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王勃子安也通之孫麟德初劉祥道薦其才對策高等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以戲為諸王鬪雞檄高宗怒斥出府父為交趾令勃往省溺海死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酌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接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藁有劉元濟序

盧照隣幽憂子集十卷

晁氏曰唐盧照隣昇之也范陽人調新都尉病去官隱具茨山下手足孿廢疾久訣親戚自沈穎水照隣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聘賢士已廢著五悲文今在集中自號幽憂子

駱賓王集十卷

晁氏曰唐駱賓王越烏人武后時數言事得罪貶臨海丞不得志棄官去文山中徐敬業亂署府佐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之曰然及敗亡不知所之後宋之間逢之於靈隱寺已祝髮為僧居美賓王七歲能屬文妙於五言詩中宗詔求其文得百餘篇命郝雲卿次序之

陳氏曰其首卷有唐國郝雲卿序言賓王光宅中廣陵亂伏誅莫有收拾其文者後有勅搜訪又有四五本卷數亦同而次序先後皆異序文視前加詳而云廣陵起義不捷而遁本

傳亦言敗而亡命不知所終與蜀序合

朝野僉載云駱賓王為文好似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之類時號筭博士

容齋洪氏隨筆曰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揚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為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為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卷云

蘇許公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蘇頲廷右也武功人調露二年進士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府曹參事時中書舍人知制誥開元四年同紫微黃門平章事頲幼敏悟一覽五千言輒覆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李德裕謂近世詔誥惟頲序事外為文章韓休為序集本四十六卷今亡其半矣

陳子昂集十卷

晁氏曰唐陳子昂伯玉也梓州人文明初舉進士上書召見累擢拾遺新唐書稱子昂聖曆初解官歸養父喪廬墓縣令段簡貪暴脅取其賂不厭逮捕死獄中沈下賢獨云為武承嗣所殺未知孰是子昂少以豪俠使氣及冠折節為學精究墳籍耽愛黃老易象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至是始變雅正故雖無風節而唐之名人無不推之柳

儀曹曰張說以著述之餘攻此興而莫能極張九齡以此興之暇攻著述而不克備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子昂而已

陳氏曰黃門侍郎盧藏用為序又有別傳繫之卷末子昂死時才四十二為神鳳頌明堂議納忠貢諛於孽后之朝大節不足言然其詩文在唐初實首起八代之衰者韓退之為士詩言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非虛語也盧序亦簡古清壯非唐初文人可及

後村劉氏曰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首倡高雅冲澹之旨一掃六代之纖弱趨於黃初建安矣太白韋柳繼出皆自子昂發之如世人物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如林君病時又水木澹孤清閑臥觀物化悠悠念羣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慮歎何時平如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已行來芝萬世同一時如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羣如臨歧泣世道天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寶鼎淪伊穀瑤臺成古丘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皆蟬蛻翰墨畦逕讀之使人有眼空四海神游八極之興

按陳拾遺詩語高妙絕出齊梁誠如先儒之論至其它文則不脫偶儷卑弱之體未見其有以異於王楊沈宋也然韓吏部柳儀曹盛有推許韓言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言備比興著述二者而不作則不特稱其詩而已二公非輕以文許人者此論所未論本傳載其興明堂建太學

等疏其言雖美而陳之於北朝則非所宜史贊所謂為珪
璧於房闈以脂澤汗慢之信矣

宋之問考功集十卷

晁氏曰唐宋之問延清也汾州人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
館誥事太平公主為考功員外郎睿宗初貶欽州賜死自魏
建安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
密及之問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
學者宗之號沈宋徐堅嘗論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
可其為當時所重如此

沈佺期集五卷

晁氏曰唐沈佺期雲卿也相州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遷
弘文館直學士常侍中宗宴舞回波為弄辭以悅帝還賜牙

緋

陳氏曰自沈約以來始以音韻對偶為詩至佺期之問益加
靡麗學者號沈宋唐律蓋始於此二人皆以附二張進之問
元無行

石林葉氏曰黃大臨云魯直晚喜沈佺期宋之問詩以為與
杜審言同時老杜五言不惟出其家法亦參得二人之妙也
責宜州並不以書同行篋中惟有佺期集一部然魯直文字
中未嘗及當是不示人以朴也吾嘗問大臨詩中所甚愛者
舉海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一篇
以為二十字中婉而有味如人序百許言者然今歷論節氣
有清明無寒食流俗但以清明前為寒食既不知清明安能
知寒食此不可解也

杜審言集一卷

晁氏曰杜審言必簡也襄陽人預之後裔擢進士博才傲世嘗對武后賦歡喜詩后歎重其文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集有詩四十餘篇而已

張燕公集三十卷

晁氏曰唐張彥道濟也洛陽人永昌元年賢良方正策第一累遷鳳閣舍人睿宗時兵部侍郎平章事開元十八年終左丞相燕國公說為文精壯長於碑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常典集賢圖書之任論撰國史晚謫岳州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

陳氏曰說與蘇頲號燕許大手筆家未有蘇許公集

李嶠集一卷

晁氏曰李嶠巨山也贊皇人擢進士策制策甲科為監察御史武后時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嶠富才思前與王勃楊炯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為文章宿老學者取法集本六十卷未見今所錄一百二十詠而已或題曰單題詩有張方注

張九齡曲江集二十卷

晁氏曰張九齡子壽也曲江人長安二年進士調校書郎以道泮伊呂科策高等為左拾遺開元中為中書令卒謚文獻九齡夙度醞籍幼善屬文玄宗朝知制誥雅為帝知為相謬謬有大臣節及貶荆州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徐堅論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柳宗元以九齡無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爾集後有姚子彥所撰行狀吕温

撰真蹟鄭宗珍撰謚議徐浩撰墓碑及贈司徒勅詞

陳氏曰曲江本有元祐中郡人鄧開序自言得其文於公十世孫蒼梧守唐輔而刊之卷未行狀神道碑謚議蜀本無之

王右丞集十卷

晁氏曰唐王維摩詰也太原人開元九年進士終尚書右丞維幼能屬文工草隸善畫名盛安祿山反陷賊中賊大宴凝碧池賦詩痛悼詩聞行在後得免死代宗訪維文章於弟縉哀榮十卷上之李肇記維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以為竊李嘉祐者今嘉祐集無之豈肇厚誣乎

陳氏曰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百家集多異於它處本而此集編次尤無倫維詩清逸追過陶謝朝川別墅圖畫摹傳至今嘗與裴迪同賦各二十絕句集中又

有與迪書畧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大明滅林外深卷寒大火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黑每思曩昔携手賦詩當待春中并木蔓發輕條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臯斐維朝雖倘能從我遊乎余每讀之使人有飄然獨往之興迪詩亦佳然它無聞於世蓋亦高人也輞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本宋之間別圖維後

張鷟表為清源寺終墓其西

晁氏曰唐張鷟字文成辭章藻麗嘗入中制科此乃其書判也凡一百首

陳氏曰鷟調露中進士事迹見張薦傳薦之祖也唐以書判拔萃科選士此集凡百題自首臺寺監百司下及州縣類事屬辭盡待選預備之具也自號浮休子

洪氏容齋隨筆曰唐史稱張鷟早慧絕倫以文章端朝廷屬文下筆輒成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是也僉載紀事瑣尾槌裂且多媒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唯架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采如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也

儲光義集五卷

晁氏曰唐儲光義也魯人登開元十四年進士第嘗為監察御史後從安祿山偽署賊平貶死

王昌齡詩六卷

晁氏曰唐王昌齡少伯也江寧人開元十五年進士為秘書郎又中宏詞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歸鄉里為刺史閩立曉所殺昌齡工詩縝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

常建詩一卷

晁氏曰唐常建也開元十五年進士歐陽永叔嘗愛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乃建詩也

劉長卿集

晁氏曰唐劉長卿字文房開元末第進士至德中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為轉運使判官知淮西岳鄂轉運留後觀察吳仲孺誣奏貶潘州南巴縣尉會有為之辯者除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長卿剛而犯上故兩逢斥廢詩雖窘於才而能鍛鍊權德輿嘗謂為五言長城今集詩九卷雜文一卷

顏真卿文一卷

晁氏曰唐顏真卿清臣也萬年人博學工辭章開元二十二年進士又登制科代宗時為太子太師使李希烈為希烈所

害世謂真卿忤揚國忠李輔國元載楊炎盧杞拒安祿山李
希烈廢斥者以至於死而不自悔天下一人而已學問文章
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而所為乃爾者蓋天
性然也

陳氏曰真卿之推五世孫師古曾姪孫按館閣書目嘉祐中
宋敏求惜其文不傳乃集其刻於金石者為十五卷今本序
文劉敞所作乃云吳興沈侯編輯而著沈之名留元剛刻於
求嘉為後序則云劉原父所序即宋次道集其刻於金石者
也又不知何據元剛復為之年譜益以拾遺一卷多世所傳
帖語且以行狀碑傳為附錄魯公之裔孫裕自五代時官溫
州與其弟綸祥皆徙居永嘉樂清本朝世復其家且時褒錄
其子孫有登科者公是

劉氏序畧曰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塵垢糠粃
猶將祇飾而誦習之以勸事君况其所自造之文乎然公沒
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有存焉
而雜出傳記流於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載於山川則
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徧知而盡見彼簡
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於千萬而一
二未可知也

蕭穎士集一卷

晁氏曰唐蕭穎士茂挺也梁宗室之後舉進士開元二十三
年中第為史館待制安祿山反竄山南鄭度崔圓授揚州工
曹至官信宿而夫客死汝南逆旅門人謚曰文元先生穎士
善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嘗教授濮陽時號蕭夫

子李林甫惡不附已故數罷去閣士和盛推穎士文章以為
聞蕭氏之風者童子羞稱曹陸唐書云穎士作伐櫻桃賦以
詆李林甫君子恨其褊按集中載其辭有曰每俯臨乎蕭牆
姦回得而窺伺蓋謂林甫之必致寇也其後果階祿山之亂
唐遂不振然則穎士可謂知幾矣宜褒而又加以貶詞何哉
陳氏曰門人柳弁為序穎士梁鄱陽王之裔敏悟夙成負才
尚氣見惡於李林甫卒不遇以死壽亦逮中年

孟浩然詩一卷

晁氏曰唐孟浩然也襄陽人工五言詩隱鹿門山年四十乃
游京師一日諸名士集秘省聯句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
雨滴梧桐衆皆欽伏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禁林
遇玄宗臨幸浩然匿牀下維以聞上曰素聞其人因召見命

自誦所為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上曰不求進而朕棄人
命故歸所著詩二百一十首宜城處士王士源序次為三卷
今併為一又有天寶中韋縠序

嚴從中黃子三卷

晁氏曰唐嚴從開元中為著作郎春宮侍讀集賢院學士卒
自號中黃子當時命太子侍文呂向訪遺文於家得訓老經
頌等八篇序而為三卷

李翰林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李白太白也白集舊十卷唐李陽冰序咸平中樂
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凡歌詩七百七十六篇又纂雜著為別
集十卷宋次道治平中得王文獻及唐魏萬所纂白詩又哀
唐類詩洎石刻所傳者通李陽冰樂史集共一千一篇雜著

六十五篇曾子固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云白蜀人天寶初至長安明皇召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安祿山反明皇在蜀宋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迫致之璘敗坐繫潯陽獄崔渙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釋白囚使謀其軍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以赦得釋過當塗以卒始終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白在宣城謁見宋王璘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予按杜甫詩亦以白為山東人而蘇子瞻嘗恨白集為庸俗所亂則白之自序亦未可盡信而遂以為史誤近蜀本又附入左綿邑人所哀白隱處少年所作詩六十篇尤為淺俗白天才英麗其辭逸蕩馬偉飄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讀者自可別其真偽也

陳氏曰唐志有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所錄也今按陽冰序文但言十卷其九而無卷數又樂史序文稱李翰林集十卷別收歌詩十卷校勘為二十卷又於館中得賦序書表贊頌等亦為十卷號為別集然則三十卷者樂史所定也家藏本不知何處本前二十卷為詩後十卷為雜著首載陽冰史及魏顥曾鞏四序李華劉全白范傳正裴敬碑志卷末又載新史本傳而姑孰十詠笑矣悲來草書三歌行亦附焉復著東坡辯證之語其本最為完善別有蜀刻大小二本卷數亦同而首卷專載碑序餘二十三卷歌詩而雜著止六卷有宋敏求後序言舊集歌詩七百七十六篇又得王溥及唐魏萬本同裒唐類詩諸編洎石刻所傳廣之無慮千篇以別集雜著

附其後曾鞏蓋因宋本而次第之者也。以校舊藏本篇數如其言然則蜀本即宋本也。耶末又有元豐中毛漸題云以宋公編類之勤曾公考次之詳而晏公又能鑿板以傳於世乃晏知止刻於蘇州者然則蜀本蓋傳蘇本而蘇今不復有矣。南豐曾氏序畧曰白以汙求王璘事長流夜即會赦得釋如潯陽金陵徘徊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時寶應元年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閑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

穎濱蘇氏云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華而不實故好事喜名而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

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求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壯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壯士守四方其不達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朱子語錄曰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黃諸家太白詩如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中蓋聖於詩者古風五十篇多是學陳子昂感遇詩有全用它句處太白去子昂未遠其摹慕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而為二

者有二篇合而為一者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大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子美詩好憂亦是傲選詩夔州諸詩不然也

岑參集十卷

晁氏曰唐岑參南陽人文本裔孫天寶三年進士累官補闕起居郎出為嘉州刺史杜鴻漸表置幕府為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罷終于蜀參博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清尚用心良苦其有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每篇絕筆人競傳諷至德中裴均薦杜甫等嘗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以備獻替之官云集有杜確序

李嘉祐詩二卷

晁氏曰唐李嘉祐別名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進士為秘書

正字表台二州刺史善為詩綺靡如麗有齊梁之風特以此吳均何遜云

高適集十卷

集外文二卷

別詩一卷

晁氏曰高適達夫也一字仲武渤海人天寶八年舉有道科中第末泰初終散騎常侍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出一篇出好事者輒傳布云

賈至集十卷

晁氏曰唐賈至字幼幾洛陽人天寶十年以明經擢第累官至起居舍人知制誥從駕幸西川當撰傳位冊既進臺上曰先天誥命乃父為之今茲冊命爾又為之兩朝大典出卿父子可謂繼美矣大曆中終散騎常侍集李邕鄆浹家本蘇弁編次常仲孺為之序以墓銘序碑列于后今亡其半矣蘇子

瞻嘗行呂惠卿責詞有元兇在位之語仇人乃曰世惟宋太子劬謂之元兇因誣其指斥殊不知曹子建責躬詩有曰元兇是率蓋自謂也今至集制詰中有除魏仲犀徐歸道詞亦以元兇指祿山是豈獨劬為元兇耶世多疑子瞻失詞因表出之

陳氏曰唐志二十卷別十五卷李淑書目云至集有三本又有十卷者有序今本無序中興館閣本亦同

